

中國學術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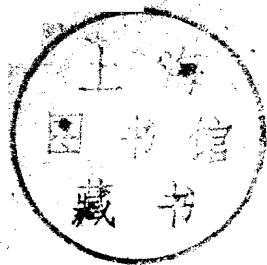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9349B

121.09  
1133



## 卷首語

這一本書，大部分取材於梁任公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飲冰室）而加以擴充。梁先生本有編輯中國學術史的宏願，所以他所出版的清代學術概論，稱爲中國學術史第五種；可想而知他將繼續編纂一三三四種，成一完全的學術史；可惜到現在還沒有續出。但即續出，至少要在數十萬言以上，是一部巨偉的作品，祇能供一般學者的高深研究，決不是爲初學說法。治心很慚愧，於國學的根柢很淺，本不配說什麼話；不過從二十年來歷充中學——及中學以上國文教授的經驗，深覺得國學的飢荒，不僅是缺乏高深的指導，尤其是缺乏普遍的入門研究，不患無高深研究的作品，特患無簡明的入門書籍。是以把歷來所編講義，重加整理，就正於青年進步主撰范誦誨前輩，「文社」幹事沈嗣莊先生，承二公慫恿出版，故敢不揣譾陋，貿然付印，呈政於諸大教育家之前，希能以其間的謬誤和掛漏，一一指教；並望梁先生的學術史早日編成，這一本書，不過爲梁先生的介紹品罷了！

一九二四，九，一五，治心自識。

# 中國學術源流目次

范序

張序

導言

一起源時代

二諸子時代

三經學時代

四老佛時代

五理學時代

六考據時代

七新學時代

---

這本書居然在三個月以內再版，真是夢想不到的事，可見中國學術界的飢荒，不管牠是糠粃，是糟粕，就狂吞大嚥地吃下去；並且有十餘學校來信，欲採用爲高中三年級國學課本，鄙人非常惶恐，乃復請教於范誦誨張亦鏡二前輩，詳爲指示，從事修改，重行付梓，錯謬之處，還望閱者多多指正！

一九二五，一，一，治心謹識



# 序

王治心先生著成中國學術源流一書。囑余審定。并爲之序。余瀏覽一過。覺其敘述詳晰。真班孟堅所謂原原本本。殫見洽聞者。爰爲是正。一二小小處。不辭而序其端。

序曰。吾中國文化。肇於距今六千年以前。有學術。斯有文化。則吾國學術之源遠流長。固不待言而可知也。世界四大文化。中國而外。有若希伯來。有若希利尼。有若印度。或毗於宗教。或毗於哲學。惟中國文化。獨以倫理之精神。發爲道德之光華。不落神秘。不蹈玄虛。切於人生。適於日用。宜於躬行。內有以培養個性之發展。中有以維持社會之秩序。外有以導引國家之和平。凡此中國文化之成績。皆中國之學術爲之也。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六經所述。二帝三王。文明之盛世。雖邈乎不可復追。要其時學術與政治。尙未歧而爲二。故當日政治之文章。卽學術。學術之成功。卽政治也。自春秋以至戰國。政治潰亂。學術乃分裂而獨立於政治之外。諸子百家。紛然並起。而劉中壘綜錄羣書。以爲諸子之流。其源皆出於王官。殆非無據而云然矣。

諸子中之尤大者。曰儒。曰道。曰墨。曰法。皆曾有權力於一時。而又各隨時代之遷移。迭爲起伏。卒調和而爲中性之新分子。晉之清談。宋之理學。其影響於國家社會個人者甚鉅。

而夷攷其內容。自一部分之印度哲學外。則猶是四家思想之分合反正變化而成者。則以四家學說而盡攝中國學術之一切。亦無不可也。

秦皇漢武。俱以雄傑之姿。陰行法家之專制。而陽則利用儒家。以柔和民人之心志。剷除墨家任俠之風。而一驅之於詩賦經義。訓詁攷據之樸學。飾之以彬彬爾雅之詞章。乘人之虛榮心。而大提倡科名利祿以爲之囿。於是萃一國之聰明才力。共趨於一途。而無復餘暇以及其他。此其爲術至狡。歷代承用以收優勝於朝廷。於前清異族入主之朝。爲尤顯。中國學術所以三千年來統一於儒家。儒家學說所以統一於經義。由兩漢以暨最近前清之末葉。中間無論爲今文。爲古文。爲宋學。爲漢學。而必以經部爲萬有學術之正宗。而且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職此故也。自其對面言之。則儒家以是因由。得以其倫理道德學說。貢獻於吾民族者。亦不爲不多。遂能使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浹於人心。蒸爲風俗。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鄉里愚氓。咸知自好。論者每以晚近功利主義之見解短之。而不知吾人統觀世界。歷數各文化之利病關係。爲最後之定論。則其功自不可沒也。

然而漢代經學之盛。論者以爲利祿之途使然。今文古文。爲爭立博士而訟言相攻。其動機亦甚卑劣。自是以後。士人欲致身貴顯。必先誦法孔孟。遷流之極。至於宋學之頹波。而

爲入股攷試之制。承用亘六七百年。而中國學術之荒落。遂不可復振矣。其時適值五洲大通。外力侵入。彼富我貧。彼強我弱。相形而見絀。於是所謂西學。所謂洋務。大受當日朝野之歡迎。時務論著之印行。與富強叢書之纂輯。黃茅白葦。漫無抉擇。而市上風行。不脛而走。回視中國自有之學術。則棄若土苴。四書五經。等於不祥之物。爲學者所羞稱。蓋國學之衰微。五十年來。旣已剝蝕殆盡。而計其所得於西方者。又十分膚淺無根。逾淮之橘。輒化爲枳。由是中國之貧弱。益復每下而愈況。吁。可悲已。

民國成立。歐戰發生。中國之大轉機。與世界之大轉機。不謀而合。西方物質文明之不戢自焚。引起一部分有思想人之覺悟。而急欲改造。有傾向於東方精神文明之趨勢。其在中國。名曰共和。而政爭愈烈。內亂不已。亦使青年學子感時局之痛苦。愴祖國文獻之消沈。而整理國故。創造新生命之觀念。亦如空氣之忽然瀰漫於全國。兩者互相關聯。故中國之文藝復興。正與世界之文藝復興遙爲呼應。復古開新。千載一時。何幸吾儕之適當其際也。

治心此書。敘述中國學術源流。旣明且備。洵可謂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矣。雖然。此特源流云爾。若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更須升堂入室。一探其中內容之秘奧。決非持此淺

芟一小冊。而曰吾已盡知中國學術之大概。可以躊躇滿志也。吾願讀此書者。依本書之系統。而廣求之於羣籍。務益爲深博之研究。毋以淺嘗而輒止。則於國學庶有真心得。異日發其精華。使之光輝日新。以共造世界之幸福。則治心索引之勞。亦可以無負矣。

民國十四年二月一日 顏誨范禕序於青莊還讀我書齋

孔子說：『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解者多說『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或說『爲己欲得之於己，爲人欲見知於人。』這或者都說得很對；但我的愚見，我們以服務人羣爲職志的基督徒，對此不妨別闢一解，說『爲己私之於己也，爲人公之於人也。』古人名山著述，多不肯輕以示人，要死後纔給人拿去出版，這誠是爲己；今人研窮得一種新理，朝脫稿，夕卽付印，不數日便可以風行四遠，叫舉世同受其益，這誠是爲人。基督徒著書辦報，多是無畏的宣傳教義，期可以普救人類，自不暇效古作者之慎而近於吝；則己立卽以立人，己達卽以達人，誠我們抱救世主義者勢不容己之事。金陵神學教授王治心先生，輯中國學術源流一書印行，作人們『簡明的入門書籍』和『普遍的入門研究』，卽是這個意思。雖他只是救國學的飢荒，不是傳基督的教義；然救人須先效人，不懂中國的國學，而貿然負傳道中國的責任，實有很多行不去的地方。故欲效中國人救中國人，一定不能忽略中國的國學。王先生此編，於傳道士及一般學傳道者所裨甚大（指未經受過此種教育者）不獨適合於中學課本用而已。

總之：這一本書，既大部分是取材於梁任公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

加以擴充，梁任公的國學之淵博，我們素所承認，可是也有一些地方，爲鄙人所不敢苟同。例如說諸子時代孔學的派別一項：『孔學傳授的最大兩派：一曰大同，一曰小康，大同也叫微言派，小康也叫大義派，什麼叫大同？就是孔子理想上的政治，就是太平之極，所以也稱爲太平世。……』（詳本編內第二十九頁至三十二頁）按禮運那一段說大同小康的話，並不是孔子理想上的政治，乃是述二帝三王過去的陳迹。觀註『天下爲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孫，而與天下之賢聖共之，如堯授舜，舜授禹，……』和本文『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語，可見分大同小康爲學派，一傳於子思孟軻，一傳於荀卿，實任公穿鑿附會的曲說。雖孟子言必稱堯舜，荀子主張法後王，好像也有他們分派的蛛絲馬跡之可尋，但孟子又何嘗不教人宜效法三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豈不也是孟子所常常掛在口頭的？荀子又何嘗不教人宜效法堯舜？『仁人法舜禹之制，則天下之害除；』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則賤而貴矣；『仁人之兵，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皆以仁義之兵，行之天下；』……

：豈不也是荀子所常常掛在口頭的？何得但刺取其單詞隻義，就強定他們兩人的派別呢。

至以大同爲『太平世』一語，也是他們康師附會春秋張三世的曲說，孔子並無是學。考何休、公羊學於『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句下，注曰：『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麤，故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他們治公羊學者，就據此稱之爲孔子的春秋張三世。并縮『見治起於衰亂之中』八字爲『據亂』二字，曰『隱桓莊閔僖五公之世爲據亂世；文宣成襄四公之世爲升平世；昭定哀三公之世爲太平世。』不知何休自序，明明有『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語，是全部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皆是據亂世之史而成，何得以稱全春秋之『據亂』二字，移而稱其一部分，曰隱桓莊閔僖五公之世乃是據亂世？此已可異。就以可移稱而論，而根據何休此等學說，以大同與太平世併爲一談，亦極不可通。何也？禮運的大同，是追述二帝時的郅治；何休的公羊太平

世，是春秋末孔子所見世，昭定哀三公時的假名；三代且不能及唐虞，而謂春秋末諸侯私國，大夫私家，弑父弑君，層見疊出的昭定哀三公之世，即是與唐虞二帝，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之大同，到治等同，那裏有這層道理！此都緣他們謬以二帝過去的陳迹爲孔子理想的政治，才有這種說法。前者（民二及民六）他們——陳煥章和香港國是報等，——執說要定孔教爲國教，即是根據此等學說，說孔子理想的政治已經實現了；天下爲公了；選賢與能了；大同了；該定我們孔子之教爲國教，以彰顯這個中華民國是我們孔子的大同學說製造成的。我那時不揣固陋，曾先後撰國教說、剖大光、破暗集等書，以正其謬，於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兩說，解釋得頗爲詳盡。今見王先生介紹梁任公先生的著作，其所演大同小康兩派，與前者爭定國教諸人所挾持之論據正同，觸復舊日觀念，爲附贅鄙見一二於此。

雖然，任公先生究竟是我們中國學術界的泰斗；王先生既取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加以擴充，成爲此書以嘉惠後學，我們在教言教，倘吾國一般未經受過這中學教育的傳道士及神學生，能人人取而服習，將所謂中國學術的起源時代，諸子時代，經學時代，老佛時代，理學時代，考據時代，新學時代，一一知道他的概要，雖比較能



如烟海的經史子集和近世新出書，循序卒讀，根植深厚，知見真灼者，尙有霄壤之別；然亦已有幾分似了中國人了。以已似中國人的人，出而負傳道中國的責任，我相信必較前事半功倍。況從此以進求其本源，更不難造就成一個淵博而并具真知識的學者，以光大基督教於中國的學術界之上麼。

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平樂張文開亦鏡氏序於廣州東山之萍寄廬



# 中國學術源流

## 緒言

近來提倡國學，整理國故的聲音，一天高似一天，因為覺得我們既是中國人，不應當把自己家裏祖宗所遺留下來的寶貝丟棄了，一味地歡迎舶來品。果然西洋文化有西洋文化的好處，我們應當取其所長補我之短，不應當絕端的崇拜。可惜有多數學者趨向各走極端：在歡迎西洋學術的，把中國的固有學術棄若敝屣。在唱保存國粹論調的，竭力地捧出不合時宜的骨董。這兩種人的態度，我認都是偏的；我們應當用公開的態度，一面發揚我國固有的文化，一面歡迎外來學術，互相調和。國學概論的序文裏有一段說：「我們對於西方文化固當合理的迎納，但自己背後還有國學站着，這兩種文化究竟如何使牠溝通，也是目前要解決的問題。」按照生理學『兩異性相合』的公例，（註一）兩種思想結合後，必有良好的結果。不信！請看往事！歐洲的希臘思想與希伯來思想，本來絕端相反的，（註二）自從中世紀一度結合後就產生了西方的文化。即就我國歷史考察之，當春秋時北孔南老兩種思想結合後，就有先秦學派的發揚；隋唐間儒

家思想與印度思想結合後，便有宋明理學的產生，這都是思想學術調和後的結果。西方文化日漸進步之所以然，都是按着這螺旋式的公例；譬如甲倡一說，乙反對之，丙則取甲乙兩說之精華，一方面調和。一方面却產生第三說來，丁又出而反對丙說，戊取丙丁說而加以調和，由此遞嬗，愈演愈精，現當我們中國學術衰落的時候，必須歡迎西洋學術來做奮興劑。所以我們的使命，就是要把中國的學術，理出個簡明的系統來，介紹給國人做研究的材料。好了！現在做這一層工夫的人，已經不少；他們的作品，着實可觀，且舉出幾本重要的關於研究中國學術底作品在下面：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蔡子民的中國倫理學史

謝无量的中國哲學史及中國大文學史 林傳甲 黃摩西 曾毅 胡懷琛等的文學史 朱謙之

的古學卮言及周易哲學 胡樸安的國學彙編 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及國學概論 梁任公的中

國歷史研究法 先秦政治思想史 墨子學案及清代學術概論 墨經校釋 伍非百的墨辯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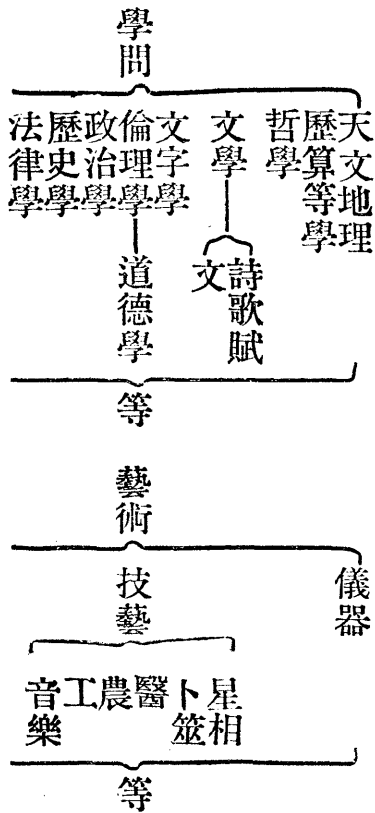
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顧康伯的中國文化史 此外有多少小冊子，如什麼詩經研究，什麼

老子批評，楚詞新編及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所出版的不少書籍。

我們從他們所研究出來的貢獻，可以走一條捷徑，不能不表示我們相當的敬意，

現在我來根據他們的作品，在學術方面說幾句話，或者也能夠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批評。

既然要說到中國學術，第一樣要緊的事，就是要立定學術的範圍：梁任公曾下一定義：「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真理而致於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則沈，投以木則浮，觀察此事物，以證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學也，應用此真理以駕駛船舶，則航海術也，研究人體之組織，辨別器官之機能，此生理學也，應用此真理以療治病，則醫術也。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這樣說來，凡一切學問和藝術，都包括在內：



「經濟學」  
聲音金石學「美術」書畫  
雕刻

如果要按着上列的範圍來研究，頭緒太嫌紛繁，無從入手；而且所謂「文學」「文字學」……等等，都有牠獨立底領土，我們暫時除外；所以我們所研究的範圍，單是從學說的大體，與思想變遷上入手。故茲篇所討論的，與其稱爲「學術源流」，毋寧縮小範圍，叫他「學說」或「思想」的大概。

我國的學術，雖然不能同泰西學術有符合的比觀，但歷來盛衰消長之理，也可以有很顯明的鴻溝；從我們的學術史上，看見先秦時代學術發達的情形，而自漢以來的退化，與那泰西日新月異地進步相比較，不能不覺得汗顏，也不能不一度考察牠的原因。我們知道泰西學術有左右政治的能力，而中國學術却爲政治所左右，使學術的本身屈服於政治威權之下，因此，中國學術便沒有新領土的發見，如一桶水，倒在兩隻水桶裏，倒來是一桶，倒去仍是一桶。爲什麼？因爲立憲國有「言論」「思想」「出版」的自由，著書立說，可以無所束縛，惟意創造，各出智力，相競相爭，思想日漸發達，學術日漸新穎。若專制國則不然，言有顧忌，必則古昔稱先王，否則便爲非聖無法，刑罰隨之；秦始皇焚

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滿清入主中原，屢興文字之獄，（註二）是可見專制政治之下，無言論之自由。由是士大夫不敢倡立新說，所講的無非如何尊君！如何攘夷！在春秋戰國時所萌蘖的諸子學說，乃至摧殘殆盡，所得保存傳統的，惟有儒家學說，做歷代帝王維持民心的法寶，學術爲政治所轉移，實是中國學術的大不幸；現在把牠分爲七個時代來說明：

- （一）起源時代——從上古至春秋——
- （二）諸子時代——從春秋至秦——孔老墨三大派
- （三）經學時代——漢朝——兩漢的經學
- （四）老佛時代——從六朝至唐——前半爲老學全盛後半爲佛學全盛
- （五）理學時代——宋元明——程朱與陸王——兩大派
- （六）考據時代——清朝的樸學
- （七）新學時代——從西學輸入及文字改革

（註一）植物學家試驗以梨接杏，或以李接桃，結果必佳美；生理學家研究凡兩緯度不同之男女配合，

生子必聰明。

(註二)希臘重物質，希伯來重精神，希臘講知識，希伯來講理性。

(註三)清代文字獄之最大者，則有江浙兩大獄：一爲莊廷鑑之明史黨案，死者七十餘人，一爲南山集案，死者百人，配流獲罪者無數。



## (一) 起源時代

中國學術起源最早，讀莊子天下篇，他評論諸子的時候，必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班固著漢書則以爲諸子皆出于王官，可見諸家學說，都有他古代的來源；儒家托始於堯舜，道家托始於黃帝，墨家托始大禹，學術來源莫不本於古代帝王，其說雖未必可稽，然而中國學術起源之古，有可信者。

邃古學術最初的萌芽，莫如伏羲八卦，周易是也；其次則爲書詩，八卦爲中國最初的楔形文字，爲伏羲氏所創，以代結繩之治，所以八卦者即天☰地☷雷☳風☴水☵火☲澤☱山☶八字，也是宇宙間八種現象；後來經過文王周公孔子或重卦或繫辭，成爲中國各家學術所從出的淵源。八卦之作，不但爲倉頡依類象形造文字之先鋒，（註一）尤爲推究宇宙本體哲學之起點，價值偉大，可想而知。

至於書經，亦爲中國學術萌芽之田，其記堯舜禹湯古帝王聖賢之嘉言，實爲最初政治歷史，大概是古代史官的筆記。洪範九疇一篇，（註二）不但爲治國經世的九條憲法，而以五行冠其首，也是關乎宇宙本體的哲學問題。詩經爲古代風俗史，太史採取民間的歌謠謂之風，藉以覘政治民情之得失，也與學術有密切關係的古籍。

這時代的學術，都屬政治範圍之內，大概可以分爲三種：

(甲)神權 考世界各國歷史的第一章，民族開化的起源，往往帶著些神秘的色彩。惟中國斷代爲史，關於怪誕的神話，較諸埃及印度諸國，記載獨少。什麼「盤古氏開天闢地」，「女媧氏煉石補天」以及「后羿射日」等等，不但正史未嘗記載，經書中亦絕不提及。至於那些山海經，穆天子傳中荒渺的話，大都是寓言之類，不能當牠神話來看。所以中華民族在宗教上的迷信，遠不及他種族之盛。不過上古人民智識未開，多少總有點神秘，那些聰明特達之領袖，也就利用這種思想來做統治的方鍼。

人民草昧之時，茹毛飲血，盱眙而睡，粥粥而食，沒有旁的思想，旁的技能，看見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川樹木，空間的風雨雷電，人身的死亡疾病，便發生了種疑鬼疑神的驚駭，凡遇不能憑智力所了解的，便奉之爲神，乃至崇拜庶物，這種思想，往往成功了歷史上的神話。我們中華民族，自西北方遷徙而來，戰勝了原有的苗族，漢族子孫得繁衍於黃河流域；當時的領袖，都秉著神權的政治，以爲君主者天帝之代表也，像書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天生民而立之爲君，「亶聰明作元后」上古經籍之中，每多此種記載，伏羲畫卦，本乎河圖，大禹九疇，本於洛書，所謂「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是明說這種治國經綸，乃是天帝所啓。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歷數，都是黃帝時的官吏，也是宗教上的僧侶，他們的作品，莫不以天命爲號召，凡一切施治之事，莫不本乎神權。

(乙)尊天 這是由於上一層思想產生的，以爲天地萬物之中，必有一綱紀維持之天，而爲萬物的本原。其所稱之天，是擬人格的，有意志，有權能，高高在上，照臨下土。詩經所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厥後其對於天的觀念，逐漸推廣，可以分爲五種：

- (一) 爲主宰之天 如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之類
- (二) 爲形體之天 如曰「天高地厚，天覆地載」之類
- (三) 爲命運之天 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類
- (四) 爲義理之天 如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類
- (五) 爲擬人之天 如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類

其所稱爲天，大概與基督教所稱上帝相同；既爲萬物之主，又在萬物之中，所以說：「道之大原出于天，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近乎泛神宗教所認的神；一切事

物之中，莫不認有天意存在，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君主稱爲天子，是代表天帝施行其特權，而天子的善惡，尤受上帝所賞罰，湯放桀，武王伐紂，是本天之命，謂之天討。天何以討此暴王，又是因爲弔民，所謂「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可知天子者，對於天負愛民的責任，天子苟失職，民得替天而罰之，表面上看來，是屬乎神權，骨子裏却屬於民權，所以與其稱爲天討天罰，毋寧稱爲民討民罰。

由尊天的觀念，因而尊祖，詩曰：「文王涉降，在帝左右」，記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這種追遠思想，成了中國家族主義的主腦，以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木有本，水有源，以忠孝爲一切倫理學說的根本，而推演出君臣父子的人倫，爲中國思想之中心。

(丙)官學 古時政教合一，君師不分，周官分職，始有專司，人民有求學的，都須就

官，因爲一官之職，就是一家之學。唐虞夏商以後，還是脫不了神權的臭味，所以一方面尊天，一方面敬祖，執掌這兩件事權的，有兩種要重的官：一種叫做「祝」，他專管祭天之事，權柄很大，類乎猶太的祭司長，羅馬的教皇，印度的婆羅門，政教的權柄，都在他的手裏，管祭祀的叫做司祀之祝，他們代表人民社稷祈天福佑，以爲國家之安甯發達與

否，全在祭祀之虔誠與否，曹劌論戰，隨候戰楚，都有依靠神佑的話。管曆象的叫做司曆之祝，他們專門推算日曆，「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註三）以及占卜星象以定吉凶，後世的天文，象數，陰陽，纖維等等術數，都是根於此種祝官。一種叫做「史」，他是專司人事的，掌管祖法，宗族的譜系，一國的傳統，藉著他們記載，詩，經，尚書，春秋，都是他們的筆記。漢志所說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可見他們執掌了中國學術的鎖鑰。後來各家學說，大概淵源於史官，如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也有人說老子之學，是諸子百家所從出，老子爲柱下史，所以史官是一切學術的根源。總之這兩種官，是執掌學術的官，除了他們，便沒有別的私家學術了。當時學派雖多，莫不爲官吏所掌，官吏有很大的權柄，官學有很大的勢力，官與學結爲集合體而不分。近世胡適曾有「諸子不出於王官之說」，（註四）以爲此蓋漢儒附會之辭，但我們從管子裏看見：「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士有士之鄉，農有農之鄉，工商有工商之鄉，不可使雜處」的一段，可見古代世祿世官，演爲學派的官學的情形，不能否認的。

（註一）蒼頡造字，依類象形，厥後分爲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會意，四曰形聲，五曰轉注，六曰假

借。

(註二)九疇：初一日五行，二曰敬用五事，三曰農用八政，四曰協用五紀，五曰建用皇極，六曰又用三德，七曰明用稽疑，八曰念用庶徵，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註三)堯典：帝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註四)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墨家者流，出于青廟之守，道家者流，出于史官，縱橫家者流，出于行人之官；陰陽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農家者流，出于農稷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

這時代在學術上所發明的，大約可以舉出數種：

(一)是天文學。堯舜的時候，製出測天文的儀器，叫「璿璣玉衡」(註一)舜典說：「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註二)「命羲仲於嵎夷，羲和於南交，和仲於昧谷，和叔於朔方，測量天象以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所謂「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到周朝有推測星宿運行之術，分天體爲二十八宿，四方各有七星(註三)後來甘公石申都以星宿家著名。

(註一)「璿璣，即後世「渾天儀」之類，玉衡，即測量之尺，

(註二)七政：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其運行各有限制，如國家之行政然，故曰七政。

(註三)東方蒼龍——有「角亢氏房心尾箕」七星，北方玄武——有「斗牛女虛危室壁」七星，西方白

虎——有「奎婁胃昂畢勞參」七星，南方朱雀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星，總爲二十八宿。

(二)是曆數學 大概承認是黃帝時容成所作，堯典所說「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繫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上文又曾說：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可見當時推算日月運行之數，何等精密，後來又配干支以記年月日時，夏曆建寅，殷曆建丑，周曆建子，正朔雖然不同，而以太陰爲日曆之準，大致無異。孔子回答顏淵爲邦之問曰：「行夏之時」所以後世多用夏曆。

(三)是文字學 太古結繩而治，伏羲始畫八卦，所以八卦就是最初的文字。繫辭說：「伏羲氏仰以觀象於天，俛以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去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乾鑿度解釋八卦：「☰爲古天字，☷爲古地字，☶爲古山字，☳爲古雷字，☴爲古風字，☲爲古火字，☵爲古水字，☱爲古澤字。」與巴比倫的楔形字相同，厥後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蹄迹之迹，依類象形以造文字，爲六書之起源，最初之文字，都取象形，堯舜時至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註一）繪於衣上，卽爲後世象形之文字。不但文字如此，卽語言亦有象聲音形色的，如鴉雀象其聲，

金銀銅鐵象其響，迨至人事日繁，文字言語乃愈變化。

(四)是醫藥學。神農辨別草木之性，以製醫藥，漢志黃帝所著書有靈樞素問，爲後世醫學家所宗。(此書真僞不可考)周朝醫術進步，有疾醫瘍醫(註二)之分，聽察病者容色聲音，以施其治，產出和緩扁鵲等等名醫。

(註一)六章宗彙藻火粉米黼黻，凡繪這些圖畫，稱爲章服，即大禮服。

(註二)疾醫，周禮天官之屬，掌養萬民疾病瘍醫，亦天官屬，即今外科。

此外如學校始於夏，大學叫東序，小學叫西序，到殷大學叫右學，小學叫左學，是習射養老和文藝的地方。周朝大學叫辟雍，或叫成均，是王世子卿大夫元士適子和國內俊選之士習學的地方，另外在州有序，在黨有庠，是尋常百姓學習的地方，在闈有塾，叫做闈塾，這都是小學，諸侯之國，也設大學小學，大學叫泮宮，比辟雍略小，人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學教禮樂詩書之類，就是六藝，小學教長幼之序，洒掃應對之節。

詩歌發明，也甚早，如書經中有皋陶之歌等，到周朝有專門採詩之官，太史採取鄉里的歌謠，上獻王廷。當時詩句長短不一，大概四言爲多，善於寫景述情，三百篇所以爲詩歌之祖。凡詩皆可被之管絃，是起源於音樂，黃帝命伶倫做十二律，後來舜作韶樂，並



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禹作大夏之樂，殷作大濩之樂，周公制禮作樂以治國，武王作大武，音樂日盛一日，與詩分離獨立。後來就有音樂名家，如師摯師、襄師、曠等人，所製樂器有鐘、磬、琴、瑟、鼓等八音。

此外如織絹、繪畫、雕刻、農商等業，都在這時起源的。



## (二) 諸子時代

章太炎分國學爲三種：一爲經學，二爲哲學，三爲文學，他說：『討論哲學的，大概于子部爲最多；』而子部最盛而多的時候，莫如在先秦；關於哲學的討論，除了宋明的理學以外，要算先秦的諸子。所以從周室東遷以至于秦，可以說是個哲學時代。班固所列舉的九流十家，多半有形而上學的發揮。例如：

道家的老子，他所論的道，一則曰「萬物之母」，再則曰「天地之始」，以及所謂「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這都是關於本體論的探究。莊子所主張的泛神論，說道無不在，道在尿溺，道在瓦礫——于大不終，于小不遺——與列子（註一）所主張的輪化說：「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同是形而上的探究，他們更是在人生哲學方面有一番主張。

儒家所根據的六經，內中如易經的太極陰陽，書經的精一執中，也都是屬於本體論的探究。孔子雖不言天道，而他所刪定的經書，與後來儒家的著作，不乏一方面討論本體，一方面討論倫理，如子思的中庸，曾子的大學，孟子的荀子的論性——等等，有一部分談到哲理方面。

墨家所主張的天志，明鬼，兼愛，等說，也明明是形上的哲理；而且他的經，與經說，是惠施、公孫龍名學底淵源，與西洋的論理學，印度的因明學——同屬哲學中的知識論。後來名家雖獨樹一幟，實與墨子有密切關係，稱之爲別墨。本來當時各種學派中，都帶着些名學的色彩，荀子的正名篇，莊子的齊物論，與堅白異同的名家，有相同的性質。

法家雖講法治，純乎政治之學，而韓非子的解老、喻老，自謂出于老子，太史公把他與老莊合爲一傳，因爲牠有一部分屬於哲學的緣故，管子是法家之祖，但班固把他列在道家之內，（註二）可見他也有一部分與哲學相關的。

除了這屬於哲學範圍的一部分外，覺得這時代的各種學說，風起雲湧，蔚爲全盛；有關於政治的，有關於社會的，有關於經濟的，有關於倫理的，——種種，正是發達到了極點，梁任公所以稱之爲學術全盛時代。至于牠所以發達的背景，梁任公在他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裏，舉出七大理由：

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

二由於社會之變遷也。

三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

四由於交通之頻繁也。

五由於人材之見重也。

六由於文字之趨簡也。

七由於講學之風盛也。

有此種種原因，學說乃日愈繁興，聰明特達之士，各創其主張，以鳴一世，史記稱：「賈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漢志稱：「諸子百八十九家。」當時派別繁衍，於此可見；但分派之最先者，莫如莊子與荀子。

莊子天下篇裏，分當時的學派爲六家：一曰墨翟，禽滑釐，二曰宋鉞，尹文，三曰彭蒙，田駢，慎到，四曰關尹，老聃，五曰莊周，六曰惠施。

荀子非十二子篇裏，分爲六派十二家：一曰它，囂，魏牟，二曰陳仲史，鱸，三曰墨翟，宋鉞，四曰慎到，田駢，五曰惠施，鄧析，六曰子思，孟軻。

其後有劉歆七略中的諸子略，司馬談之六家要旨，班固藝文志之九流十家，——等等，分派較爲詳細；一派之中又各分無數小派，韓非子分儒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

氏之儒。」分墨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儒墨之外，各家學說，皆有派別可分，所以稱爲諸子百家也。

上列之分派，可以討論之點甚多，梁任公評班固之藝文志，則謂其有四疵（註三）其餘更無足論。但總括當時之學術，大別之爲二大派三大派：何以言之？二大派者，卽南方的老子，北方的孔子，更加之以南北折衷之墨子，成爲三大家，其餘一切派別，大概與這三家多少有些關係，可以認爲二大派的附庸。現在先把南北三大家的領袖，括概的說起：

（註一）列子一書，疑爲晉人僞作。

（註二）漢書藝文志，管子列入道家。

（註三）既列儒家於九流，不當別著六藝略，一也；縱橫小說雜家，無家法。二也；農兵商醫相等，農立而其餘不立，三也；陰陽家與術數略，界限不明，四也。

## （一）孔子。

北方學派的領袖，要算孔子。「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韓文公說到儒家道統相傳，推源於堯舜，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孟子稱「孔子集大成」。儒家學說以孔子爲中心，學者類能言之。不過欲研究孔子學說，至非易事，曾經孔子刪訂的六經，除易經中的十翼（註一）因魯史而作的春秋是孔子直接的著作外，其餘亦多爲孔子思想的結晶。關於他一身的言行，可藉以規他的思想與學說者，則有門人所記的論語最爲可靠，其餘百家的雜記，以及魏王肅所偽作的孔子家語，清孫星衍所輯的孔子集語，更是純駁不一，真僞難辨，不足據爲研究之資。現在姑從論語中略略介紹孔子的學說：

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裏，以爲孔子的學說，包括在「生活」兩個字裏，所以他說：「他祇要一個『生活的恰好』」又說：「數千年中國人的生活，除孔家外都沒有走到其恰好的線上。」

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裏，說：「孔子的政治哲學主張一種正名主義。」孔子的人生哲學極注重行爲的「居心」和「動機」。

柳詒謀所著的「什麼是中國文化」以「五倫」爲孔子學說的總綱，所以他又有「明倫篇」的著作，發揮這層意思。

其餘研究孔子學說而下有肯定的評論者，固屬不少；我們姑從上列三家的定案，

加一抉擇，梁說是經驗派，他看出孔子的學說，處處切合實際生活，絕對不是空談玄理可比。胡說是理性派，重在良心的裁判，他所說的居心，就是在內的「念頭」，用在實際上，就是「正名」，先從在內的念頭上做工夫，然後在事實上能夠「正名」。柳說是禮教派，他以爲五倫之道，足以維持社會的秩序，君臣之形式雖廢，君臣的實際，乃歷千古而常存。這三種評定，都有一部分理由，我們也無庸再加什麼批評，但從比較上看來，於梁說最可佩服，因爲孔子是個倫理學家，他全部的學說，都包括在一個「仁」字裏，「仁」的意義，包括得很大，我們可以大別之爲：一曰持己，一曰對人。

在持己方面，一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人之道如何？卽爲「忠恕」一貫，曾對曾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加上一句解釋，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註：「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所以忠恕兩個字的意義，與基督教「愛人如己」相同。然而仔細地研究，所謂「恕」是消極的仁，所謂「忠」是積極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這是恕，是消極的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朋友先施之，這是忠，是積極的仁。都是一種克己工夫，所以說：「克己復禮爲仁。」這種工夫，



很不容易做到的，他嘗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能做到這一步工夫，不但成個「私慾盡去，心德之全」的君子，更是成個「博施濟衆」的大聖，因為這種工夫，是純粹的利他主義。欲貫徹這「利他主義」，可以請出「智」與「勇」兩個幫手來，三種合起來稱爲三達德，就是心理學的「知情意」。有了「智」纔能分別當行的仁，智的來源是學，所以說「好學近乎智」；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有了「勇」纔能堅持行仁的志向，所以說「勇者不懼」；「仁者必有勇」。

在對人方面，以仁道待父兄，就是孝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以仁道待朋友，就是忠信，「君子（卽仁人）——主忠信」；以仁道接人，就是恭敬，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以仁道處事，就是犧牲，「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以仁道發言，就是謹慎，「仁者其言也訥。」以仁道爲學，就是博約，「君子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以仁道教人，就是善誘，「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自行東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以仁道待人，就是平等，「有教無類。」以仁道對天，就是安命，「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以仁道爲政，就是格化，「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

由此可知孔子之「仁」，無所施而不可，所包者廣，處處從實際生活上立論。他一生「栖栖皇皇，席不暇煖，知其不可而爲」，無非是仁；道既不行退而說教立說，刪詩書，訂禮樂，亦無非是仁。我們能從這個「仁」字上去找見孔子，就可以得到孔子學說的全體。

（註一）易經中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十篇，爲十翼。

## （二）老子

南方學派的領袖，要算老子，漢書藝文志列黃帝於道家之首，明其學之出於黃帝，列子天瑞篇引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爲玄牝」——上加「黃帝書曰」四字，後世所以黃老並稱。漢志雖列黃帝書多種，然皆質鼎，所以欲研究老子的學說，祇有五千言的道德經可憑。史記裏的老莊申韓列傳中簡略地一段記載，不但後世發生了許多疑點，連司馬遷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老萊子、太史儋與老子是三人還是一人？只好說「世莫知其然」。現在很有人查出司馬遷所說的老子與孔子所遇見的老子不是著道德經的老子。現在我們不必討論到這個問題，光是把五千言道德經做根據來研究老子的學說，研究老子的人，一天多一天，關於研究老子的書籍，也不下百十種，其注之最古者，莫如漢河上公與魏王弼的兩種，此外漢嚴遵有老子指歸，唐張君相有三十家注。

老子、宋司馬光王介甫蘇子由皆有注本，元吳澄有道德真經注，清吳鼐王夫之畢沅皆有著作，此皆犖犖大作；近代如梁任公繆鳳林等都有發揮，關於研究或批評的小冊子，所出愈多；老子之學，幾於闡發無遺。

老子是個哲學家，在他的學說中，關於本體論的探究爲獨多，其在這個問題上，提出一個玄妙的「道」字來，道的意義，無異易經之所謂太極；「道」是不是宇宙的本體？他還用許多的形容詞，「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表明不是本體的真相，宇宙本體之真相，直是無可名的，所以說：「道可道，非常道，」無名天地之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有形的天地，都生於無形的道，所以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他又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他所說的道，與儒家所說的道不同，儒家「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說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老子却說天之大原出於道。儒家以天道爲流動的，——所以說：四時行，百物生，——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而老子却以爲道常無爲，是靜止的。因此，他的人生哲學，政治哲學，都是主張無爲——上德不德——，力闢智慧，所謂「智慧出，有大僞，」復歸於嬰孩，「這種退嬰主義，是消極的，是向後要求的，他鑑於社會的欺詐虛僞，失去本來的天真，要人能夠恢復那赤

子之德，這也是他一點救世苦心；從他所說的「無爲而無不爲」，「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看，就可以看出他的「無爲」却是爲了「無不爲」的緣故，可惜後來的刑法家，借着這幾句話來弄權術，把老子的學說弄壞了。

### (二) 墨子

墨子雖爲魯人，而他的思想，却與南派有關係，他所主張的刻苦力行，近乎北派的精神，而他所主張平等兼愛，乃近乎南派的思想。梁任公在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文裏，詳細地說到南北兩派思想的背景和情形，他以爲墨子爲兩派思想的折衷者。的確可以承認墨子的學說，與孔老有鼎立的價值，不過歷來的儒家，都受了孟子「距楊墨」的影響，視之爲異端，不屑研究；韓文公原道篇：「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以楊墨比佛老，但後來在他「讀墨子」一文章裏：「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何前倨而後恭若此？（註一）我敢說前者的批評，是受孟子的影響，後者的批評，乃研究的結果，此可見墨子固自有他的價值在也。

歷來研究墨子的人，不若研究老子的多，晉魯勝曾著墨辯注，清畢沅注墨子，與孫詒讓墨子閒詁爲研究墨學所根據的著作，近世始有梁任公的墨子學案，胡適之的中

國哲學史大綱等，都用科學眼光解釋；張純一用宗教眼光解釋墨子，著墨學與景教，墨學分科，墨子閒詁箋等，還有一本耶墨衡論，是福建黃治基的著作，這樣，足以使二千年沈霾的墨學，一放光明。

現在所通行的墨子五十三篇，據胡適哲學史把牠分爲五組：

第一組自親士至三辯七篇，皆後人假造的。

第二組尚賢至非儒二十四篇，大抵墨者演墨子所作的，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

第三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乃是別墨。

第四組耕柱至公輸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如儒家的論語。

第五組自備城門以下十一篇，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

現在我們把墨子的學說，分爲三部分說一說：

（一）他的宗教思想。從上列的第二組裏，看出他所主張的宗教，是以兼愛爲教綱；

在他的三篇兼愛裏，再三地說明「亂之所自起，由於不兼愛故。」他既以兼愛爲前提，不能不反對攻戰，不能不反對糜費，主張犧牲刻苦，實行他的主義；但怎能實行他的兼愛？乃以天志明鬼爲壁壘，不過他所主張天志明鬼，很不澈底，如同城隍廟裏的偶像，嚇着愚夫愚婦罷了。他的壁壘既不堅固，又是主張單方面的刻苦，所以這種主義，歡迎的人就很少了。在他的主義中，最可以佩服的，要算「非命」這一層，他的非命篇恰與列子的力命篇針鋒相對，而且與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思想相反，不敢斷定二者的孰是孰非？却是覺得非命思想可以鼓勵人的進取精神。至於其他非樂節葬節用——等說，原是有許多不合時宜的地方，不過照墨子的觀察，覺得社會一切的罪惡，都由於奢侈而來，因爲不知儉約，競尙奢華，乃至發生損人利己，你爭我奪的種種罪惡，甚至於國與國相戰，人與人相殺，根本上的補救，還莫如提倡節儉，這是由於社會環境所激生的主張，他自己曾經說過：

「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

從這幾句話看來，不能不佩服他的一番救世苦心。

(二)他的哲學方法。上一層裏，原有許多屬於哲學的範圍，在這裏爲什麼又特別提出這個問題？不過在此所討論的哲學，是指着上列第三組說的，這六篇書，近來經過一般學者的研究，認是墨家的知識論，也可以說是墨家的論理學，與西洋論理學，印度因明學，有相等的價值，胡適之分之爲別墨，就是後來的名家。原書有好多錯訛，不容易研究，好在已經有多少人用過整理的工夫，（註二）雖然還不免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究竟他的價值已經顯明了。經上第一條就提出一個「故」字，「故」是什麼？等於論理學的「前提」，因明學的「因」，「故」有「小故」「大故」之分，等於論理學的「全稱」「特稱」與因明學的「有法」「法」，第二條「體分於兼也——」是說明這「部分的」與「全體的」關係，等於幾何學的「線」和「點」。他也說到「知識的構成」「辯論的方法」，以及其他關於形學力學生物學光學心理學——等種種。可以使研究者發生無窮的興味。

(三)他的政治觀念。古來學者的學說，都帶着些政治意味，孔子學說中有「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的話，而且竭力地提倡那大同之世，說許多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老子也說到『治大國若烹小鮮』，「至治之極」——「無爲而民自化」的話。其餘各家學說，莫不有關於政治的一部分。墨子尤其如此！他的非攻，兼愛，是最顯著

的大同主義，他在各種主義上，都加着「國家」二字做前提，他主張賢人政治，所以有尚同尚賢的說素。近來有一本陳顧遠的墨子的政治哲學，可以供我們研究的參考。

（註一）韓文公著原道時，或未見過墨子，後來始知墨子之價值，不在孔子之下。

（註二）梁任公的墨經校釋，伍非百的墨辯解故，胡適之的別墨篇，是專門整理墨子經說等篇的作品。

上來略略說到三家的學說，從這三家而又產生了許多小派，現在仍舊根據這三家的次序，分說於下：

### （一）孔學的派別

（甲）大同派。孔學傳授的最大兩派：一曰大同，一曰小康，什麼叫大同？是孔子理想上的政治，就是「太平之極」，所以也稱爲太平世。禮運上有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傳此派學說的，則爲子思、孟子、子思是孔子嫡孫，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是孔學



的正宗派。子思所作中庸把子貢所嘆爲不可得聞的「性與天道」切實地發揮一下。孟子七篇中的告子篇也貫徹他性善的主張；而且於孔子言仁之外，加上一個義字，所謂「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使人知道人心本然之善，與行當行之路，他所說的仁，就是天賦的本心，他所說的義，就是實行的工夫。他的目的，要人人守着本心，做些合宜的事體，因爲他看見當時的社會，是專講利而不講義，所以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說：「春秋無義戰。」又說：「舍正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果能人人守義，自然成功孔子的大同世界了。子思孟子之學，依荀子非十二子篇：「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沓儒，嚶嚶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可見是從子游傳下來的。孟子而後，此派就沒有人傳下去，所以韓文公說：「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乙) 小康派 禮運裏也有一段定義：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

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這一派以經世爲目的，用「法」和「禮」來求秩序上的安甯，不及大同派的以德化人。傳此派學說的，則爲荀卿。荀卿後孟子百餘年，爲傳經之儒。陸德明《經典釋文》說毛詩、魯詩、穀梁、易禮——等經，皆傳自荀卿。著書三十二篇，漢志稱三十三篇，宋志則曰二十卷。韓文公說荀子書大醇小疵，太史公附荀卿於孟子列傳，以其與孟子同傳儒家學說之故，惟言性惡與孟子相反。性惡爲其學說中之中堅，說者謂其「遭世大亂，民胥泯禁，感激而出此也。」是以荀子之言性惡，非其本意，乃有激之辭，爲荀子曲加體諒。實則不然，因爲凡學者有所主張，非其胸中雪亮，已有把握，不能倡言立說，何況荀子所主的性惡說，確有其證明的理由，豈偶然哉？錢大昕言：「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此說最爲允當。韓文公所謂小疵，「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並衡」之故，不知「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并吞之禍。」這是郝懿行的話，亦有可取。至于荀子所謂「其善者僞也」，僞卽人

爲，言人之爲善，猶木之必待隱括矯柔而後直，欲以人爲矯其天性的緣故，所以他說：「聖人者，僞之極也，」由積僞而化——即學不可已——的人爲工夫所欲達的標準。學些什麼？即經與禮，經者人爲之書，禮者人爲之法，所以他主張以法治國，以禮化民，後來韓非李斯——等人，承其學說，以法治國，蘇東坡斥李斯以荀學亂天下，未免近於羅織，平心而論，荀學爲孔學經世之派，苟能充其治極，亦得奏昇平之效。

(丙)心性派。此派專以性理爲研究的對象，從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幾語推衍而出，孔子本未嘗明言性之善惡，而孟荀各據以爲善惡之說，又有告子之折衷；後來有性善惡混說，有性三品說，以及宋明理學所推究的「理氣」「天理人欲」等說，都由此派之流傳。

## (二)老學的派別

(甲)哲理派。這派重在思想方面，是列子、莊子一流人，可算得老學的正宗。列子先于莊子，現傳的八篇書，有人說是魏晉時的作品，僞託于列子的，但看他天瑞篇裏，「由無而有」的一層思想，確從老子思想中脫化而來，莊子有三十三篇，他的學說，大概包括於內篇七篇中，太史公說：「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莊子亦自言「寓

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可見他是個浪漫派的思想家。他對於本體的討論，折衷老子自然之道；于人生哲學方面，抱一個忘字訣，以一切齊一爲總綱，比老子尤屬達觀，流爲出世思想。他于老子無異孟之于孔，比列子尤爲可靠。

(乙)縱樂派。這派以楊朱爲代表，楊朱是什麼人？孟子曾經提起過他，是個講爲我主義的，此外提起他的人很少；惟在列子八篇書裏，有力命與楊朱兩篇，似乎是關于他的記載，根據這兩篇書來研究，看出他是一個絕端放棄的厭世主義，他覺得人生是機械的，沒有自由可言，祇圖個眼前快樂就算了！這種思想，由于老子「天地不仁」「絕聖棄智」的思想而來，我們在論語上看見過許多這樣的人，如同長沮桀溺、楚狂、接輿、晨門丈人之類，以放棄爲自高，以求樂爲對則，看見孔子那樣奔走，都用冷酷的譏誚；後來在魏晉之間，所謂竹林七賢，詩酒自放之徒，大概是這一流人物。

(丙)神秘派。漢代纖維之學，雖帶些神祕，而天人相與，神仙方術，自老子以後已極盛，老子的「谷神」「玄牝」之說，「化胡仙去」之傳，足以啓後世卜筮占驗星相符籙丹鼎——等迷信，什麼五斗米道，什麼長生不死，荒渺難稽的神話，都由于此派的傳衍。

(丁)權謀派。申商韓非之徒，以刑名法術治天下，造成一種詭謀的風氣，未始不

從老子的幾句極端的話而來，老子嘗說：「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這類不爭之爭，無爲之爲的話頭，往往爲權謀家所利用來行他法治的手段，所以史公以老子與申韓合傳。

### (三) 墨學的派別

(甲) 兼愛派。這是墨學的正宗派，以禁攻寢兵爲目的，墨者的鉅子，不惜以身爲犧，求正誼的貫徹，呂氏春秋記：「孟勝以身殉陽城君事，」淮南子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種精神，無非要求人類的和平。後來就變爲抑強扶弱的游俠主義，如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往往以身許友，或爲之報仇，或爲社會除害，都是這一派的流傳。

(乙) 論理派。莊子說：「南方之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臠偶不忤之言相應，而名之爲別墨，」也就是惠施公孫龍一流的名家。公孫龍之守白，卽墨子之墨守，大都根據墨子經上下以至大取小取六篇之說，是一種求知的方法。

以上是儒道墨三家的小派，大旨根據梁任公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見飲冰室)茲再把其餘的幾種學派和當時學術上的情形，略說於下：

法家是申不害、韓非子一流，他們主張用法術治天下，反對用仁義治天下。韓非子實爲法家之巨擘，初慕申不害之風，後受業於荀卿，乃成立一家言。他說：「流涕而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屈於法而不聽其泣，則仁之不足以爲治明也。」又說：「與之刑者，非所以惡民，而愛之本也。」此派在前者有商君、管子，商君承管子之學，是變政革新的第一人，注重以刑齊民之法，他說：「刑者所以禁奪也，賞者所以助禁也。」至於管子很注意於人民的生計，所以他說：「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貧難治，」但也重法治，申韓學說都本於此。

名家是鄧析、惠施、尹文、公孫龍一流人，專尙辯論，其論堅白同異，則說：「目視石，但見白而不見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乃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很合乎心理學所謂「外界知覺」，日本人稱之爲思索派之詭辯家，我國向來很不注意，以爲無足重輕，自從西洋的論理學，印度的因明學爲人看重以來，就覺得中國的名家，也有可貴的價值了。

兵家。根於太公的六韜，孫武的兵法十三篇，論兵事很謹嚴有理，後來言兵者多宗之；吳起以兵機見，魏文侯爲千古儒將之首。

農家。有許行一派人，主張並耕而食，饗殮而治，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蓆，以爲食，彷彿今之勞農主義者。

縱橫家。有鬼谷子傳其學於蘇秦、張儀，以口舌取卿相之位，游說之風盛行，彷彿今之政客。

此外又有陳仲彭、蒙田駢、慎到、鄒衍、鄒奭、關尹——等人，大抵各倡一說，以鳴一時；可見這時代的學術思想，發達到了極點。不但如此，就是在文學方面，亦很可觀：屈靈均之離騷，宋玉之楚辭，爲南方文學特產的美文；不但與五七言詩可以對峙，更是成了六朝文學的先河，即從各思想家的作品而論，亦各有牠文學上的優點；有謂老子一書，非文而詩，稱之爲哲學詩，風韻高古，他如管子的勁拔，論語的渾厚，莊子的飄逸，孟子的簡勁，荀子的富瞻，韓子的奇峭，左傳的明麗，等等，早爲文學家所評定。即其時在文字學上，亦多所變更，從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後經李斯改爲小篆，程邈改爲隸書，漸進而八分，而楷書而草書，此時實亦一大關鍵。





## (二) 經學時代

政治改變，學術亦因而改變；戰國之時，王室不綱，諸侯自相爲政；這時候的學術，亦不受拘束，思想言論，都得自由，正像孟子所說的：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從這幾句話，可以見得當時的情形，一般學者，得自由發表思想，諸子百家，蔚爲全盛，如錦如荼，標新立異，成爲學術上的大觀。等到秦政統一，亂事告終，乃有閒工夫顧到學術，政治既統一，學術也要求其統一，所以有焚燒詩書百家語，阬殺咸陽諸生之舉。有人以爲這是『愚黔音』的政策，果然不錯，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掃除紛歧，亟謀統一。也有人以爲這是儒家最大的厄運，誰知却是儒學統一的先鋒，爲什麼呢？他所燒的是民間的藏書和百家語，有欲學者以吏爲師，更是甚麼？就是魏文侯所設的掌學官——博士，魏文侯是個最重儒學的人，他曾經受經於子夏，又以田子方段干木爲師，他所設立的博士，無非是深研儒學的人。秦始皇果然爲了反對儒學而燒書，何以他也設立深研儒學的吏——博士——傳尙書的伏勝，起朝儀的叔孫通，都是那時候的吏，而且主張燒書的李斯，又是傳儒家學派荀卿的及門弟子，可見得他的燒書，不但於儒家學說

沒有損害，且足以使儒學統一起來。論到他所阬殺的諸生，也並不都是儒家中人，內中的盧生、侯生，乃是道家。始皇叫他們去找神仙長生藥，因為尋不到，打算逃走，始皇就大怒，牽連到大學諸生——按問諸生——阬殺他們；這未始不是因為他們學說紛歧，大言欺世，有這一網打盡之舉，所以始皇之『焚書阬生』，乃是謀學術統一的手段。

由秦而漢，表面上無所謂學術，骨子裏一方面是儒學稱霸，一方面是道墨兩派與儒家爭雄。漢朝的起初，曹參用蓋公的清淨法佐漢，竇太后抑轅固而后黃生，道家學說極佔勢力，司馬談所著六家要旨，還是把黃老放在六經之前，可見道家在潛中的勢力，還是很強，更有墨家的游俠一派，也是很得當時人的同情，像朱家、郭解這些人，頗受人的崇拜，所以當時以儒墨儒俠並稱，司馬遷游俠列傳劈頭就以儒俠對舉。『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可見墨家勢力，尚不在小。此外還有刑名法術之學，也佔一部分勢力，漢景用鼂錯法令多所更定；武帝用桑宏羊欲行李商之術。更可見當時在學術界逐鹿的，大有人在，儒家的霸業，幾乎不能成功。此何以故？蓋從秦既失鹿，楚漢紛爭，又入於淆亂時代，漢初建國，以至文景還不能偃武修文，學術界之紛爭，也就隨之而起，及至漢武，天下大定，魏其武安侯為相，尊重儒術，董仲舒、賢良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

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明經射策，事合六藝，儒學統一，方始大成。

儒學既定一尊，則曾經孔子所刪訂的詩書禮樂易春秋，乃尊爲六經，經術遂爲獵取功名的器具，能緣飾經術的，得進身爲卿相，經學幾變爲國學，儒教幾變爲國教。從此以後，兩漢儒者，莫不以經學相研究，所以有漢一代，可以稱爲學經時代。

經學本不始於漢，不過於漢爲特盛，茲既欲說明漢代經學的大概，不得不追溯牠的源流，經的起源，始於孔子的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但這些書本，並不是孔子的創作，都是從古遺下來的東西，不過經過孔子一番的審定罷了！古詩有三千篇，古書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周禮儀禮是周公遺下來的，當時或者不止此數，或者不及此數。樂本合於禮，秦後已亡，易自伏羲畫卦，重爲六十四卦，又經文王周公作辭，孔子不過作十翼以贊。春秋本是魯史，孔子因而以加修正，所以龔自珍曾說：「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孔子自己也曾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惟有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把孔子作春秋的功勞，比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又引孔子所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爲春秋確是孔子作的。

總之，六經雖不始於孔子，但有藉孔子所刪，有藉孔子所增，不可謂非孔子思想的結晶，孟子稱之爲集大成，故尊孔者不能不尊經矣。

經的整理，果然由於孔子，而經的傳布，却由於及門弟子：韓非子顯學篇說：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分儒爲八。

陶潛說：『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靜精微之儒。』

可惜他們所說的八儒和傳經之儒，現在都沒有方法查考他的家法。孔門中的顏氏不止一個，未必卽是顏淵，因爲顏淵是蚤死的，怕沒有傳什麼學。章太炎先生以爲卽顏回他說：『儒家之學，在韓非子顯學篇說是儒分爲八，有所謂顏氏之儒，顏回是孔子極得意的門生，——孟子荀子記載他的話很少，莊子載孔子顏回底談論却很多，可見顏氏底學問，儒家沒曾傳，反傳於道家了！』（註一）這句話不曉得有沒有什麼證據？子思二十三篇，漆雕子十三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曾經列在漢志儒家中，現在已經沒有

了！不過沈約曾經說：『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劉瓛以爲緇衣是公孫尼子所作，沈約又以爲樂記取於公孫尼子，這個公孫尼子或卽八儒中之公孫氏？此外八儒之中，沒有什麼傳下來，所言孟氏是否卽孟軻？因爲孟軻是傳子思之學的，當是一派。

直接傳孔子學派的：一爲曾子子游。一爲子夏仲弓。子游與曾子同傳禮。漢志有曾子十八篇，現在有十篇存在。大戴禮中，子游曾傳禮，逆爲孟子大同之說所從出。荀子說：『仲尼子游爲茲厚於世，』所以孟子之學，直接受於子思，子思受於曾子，而間接得於子游也。子夏則所傳很多了！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曾授詩於高行子，四傳至小毛公，又有說傳詩於曾申，五傳至大毛公，而爲毛詩，於禮則有儀禮，於春秋則說「不能贊一辭」，公羊高穀梁赤，都受春秋於子夏，鄭康成以爲論語是仲弓子夏所編定，徐防說：『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荀卿之學，亦嘗傳自子夏，又間接得於仲弓，其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子弓或卽仲弓）並稱，所以荀子君權之說，恐是出於『可使南面』之仲弓。

傳到戰國，僅存孟荀兩派。趙岐說：『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但從孟子七篇中

考之，其於春秋之學爲獨深，他說：『春秋天子之事，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亦可以見一斑。陶潛謂樂正氏傳春秋，這個樂正氏，是不是即孟子弟子樂正克？可惜都沒有傳下來，大同一派，就此中絕了。至於說到荀子，他的學說，雖與孟子相反，而他與傳經的關係，實在很大。試言羣經與荀卿的關係：

詩（毛詩）釋文序錄毛詩云：『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魯詩）楚元王與申公同受詩於浮丘伯，浮丘伯爲荀卿的弟子。

（韓詩）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有四十四次。

春秋（左氏春秋）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於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

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

（穀梁春秋）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爲荀卿再傳弟子。

禮（戴禮）大戴禮立事篇載荀子修身大略二篇，小戴禮樂記三年問飲酒義篇載荀

子禮論樂論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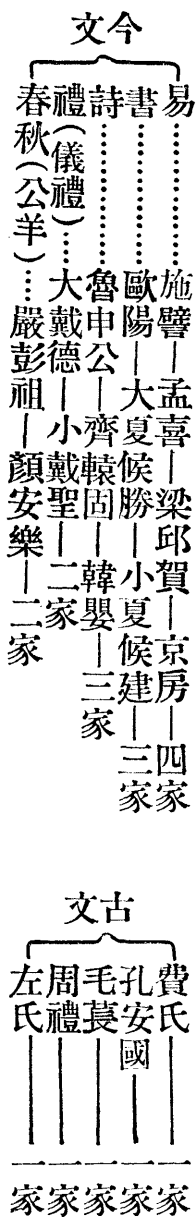
易（周易）劉向稱荀卿善爲易，其義略見非相大略二篇。

六經之中，除尚書以外，沒有一經，不與荀子有關係，所以說荀子爲傳經之儒，是很

合宜的。

秦火之後，民間絕少藏書，儒學的傳統幾絕。漢朝起來，高祖本來極不歡喜儒術，甚至罵儒生，溺儒冠，等到叔孫通定朝儀，方纔改變他的態度，以太牢祀孔。到惠帝時，除挾書之禁，文帝始命鼂錯受尚書於伏生。武帝時搜求殘篇，七八十年間，傳經苦心，於此可見。這個時候，規定孔子所定的謂之經，弟子所釋的謂之傳或記，輾轉傳授所說的謂之說。彷彿佛家以佛說爲經，禪師所說爲論一樣，故稱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然樂經已亡，故立五經博士，後加論語爲六經，加孝經爲七經，到唐朝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爲九經，宋朝又加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爲十三經。這就不分什麼經傳了。（註二）

漢初置博士，明經的人，得列學官。文帝時申公韓嬰以詩學爲博士，景帝時以轅固生爲博士，董仲舒胡毋生以春秋學爲博士，武帝時始置五經博士，後來五經博士，分今文爲十四家，古文爲五家：



漢朝經學，有一最大的爭端，就是古文與今文的問題，起初原只是一部尚書，後來五經中皆有今古文之別，上表所列於學官的，上爲今文家，立於漢初，下爲古文家，立於漢中。今文尚書，始於伏生，史記儒林傳說：『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大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這伏生所傳的二十九篇，用秦文隸書寫定，所以稱爲今文。（註二）漢書藝文志說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遭巫蠱事，未列學官。』這孔安國所獻的，都是籀書岐陽石鼓文字，所以稱爲古文。

許慎說：『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漢初發藏生徒，必改爲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乃以今文讀之。這都是從文字上的分別；後來不但從文字上分別，更是有不同的解說。到劉歆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以立學官，且創新解；後漢衛宏賈逵馬融又屢屢加添，五經遂有古今文的分別。許慎所著五經異義『有古尚書說，今尚書歐陽說，古毛詩說，今詩韓魯說，古周禮說，今禮戴說，古春秋左



氏說，今春秋公羊說，古孝經說，今孝經說。』由此古文今文之說愈紛歧，主張今文的，說古文都爲僞造，改竄附託，非孔子之真。主張古文的，說今文非真面目，不足以盡孔學。古文之中又有真古文僞古文之分，晉初梅賾所奏上的尚書，卽今通行的尚書，析伏氏尚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熊朋來說：『孔壁真古文之書不傳，後有張霸之徒，僞作二十四篇，亦名古文尚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別得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註四）因此尚書在古今文之外，又有僞古文，這個爭論的問題，一直鬧到清朝。清朝關於這一問題的著作，像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毛奇齡的古文尚書冤詞，惠定宇的古文尚書考，段懋堂的古文尚書撰異，不一而足；近世康有爲有僞經考以爲『六經未嘗缺亡，秦焚書令，但燒民間之書，祕府所藏自在也，蕭何收丞相御史府之圖書卽此，六經具在，何待共王壤，壁，忽得異書。乃歆欲僞作諸經，故造出六經殘缺之言，以爲作僞之地。』把一切古文都推翻了。但孰是孰非，殊難定讞。

不過漢代治經學，起初大概崇尚今文，到了東漢趨向古文，古今文之爭，斯時最爲劇烈，鄭康成爲漢末經師，能兼通古今文，溝合爲一，當時研究經籍的，都從他。鄭學既出，漢學就衰微了！王肅亦通今古文，但曾僞造五書——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

家語孔叢子——當時他的學說也足以壓倒了鄭氏。兩漢的經學雖盛，却出了兩個造作偽書的人：一個是前漢末了的劉歆，一個是後漢末了的王肅。古書就生了真偽的問題，使學者無所適從了。

從漢以後，經學漸漸衰敗了！南北朝分爲南北派：

易……北尊王弼——南尊鄭康成

左傳……北尊服虔——南尊杜預

尚書……北尊鄭康成——南用僞古文

欲明白經學的傳統，在唐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敘錄與清江藩漢學師承記中的經師經義目錄，都有詳細的記載，可惜篇幅太長，不能一齊錄出；茲僅節錄江說以備參考。

漢學師承記經師經義目錄

易

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子莊子莊之後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京氏學——京氏從梁人焦延壽學易，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則京生之學實出於焦贛，長於災異，非孟氏易明矣。又有費氏易，費氏名直，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文言解。

說上下經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以爲諸家說皆祖田何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衆北海鄭玄潁川荀爽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治易與費直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丁將軍丁寬也受田何易是爲高氏易漢初立易楊氏博士楊氏字叔元田何之弟子也宣帝後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易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微矣永嘉以來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至南齊易用鄭義隋唐始專主王弼而漢晉諸儒之注皆亡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博採諸儒之說如孟喜京房馬融鄭玄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績略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遊歸飛伏爻辰交互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此可以推尋無如王韓清談程朱理學固結人心或詆爲穿鑿或斥爲邪說先儒古義棄如土梗矣——

## 書

尙書有二一爲今文伏生所授也一爲古文孔安國所傳也書本有百篇孔子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齊魯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一堯典合舜典爲一篇二皋陶謨合益稷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堯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合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柴誓二十八秦誓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共二十九篇伏生作尙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尙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授從子建

別爲小夏侯之學於是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訖漢東京相傳不絕是爲今文尙書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皆起增多一十六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黜命十六鄭康成謂之二十四篇者分九共爲九篇也遭巫蠱事不得列於學官故稱逸書亦稱中古文其傳之者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暉暉授桑欽成哀時劉向父子校理祕書皆見之後漢賈徽受業於涂暉傳子遠又有孔僖者安國後也世傳其學尹敏周防周鑿楊愉張楷孫期亦習古文又有扶風杜林得西州漆書互相考證以授衛宏徐巡馬融亦傳其學鄒君康成先受古文於張恭祖旣又遊馬融之門乃淵源於孔氏又通杜林漆書者也是爲古文尙書然增多之一十六篇馬融云絕無師說蓋安國以今文讀之校其文字習其句讀而已漢儒重師承無師說者不敢強爲之解則張楷之注賈逵之訓馬融之傳康成之注亦但解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其一十六篇皆無注釋也所以謂之逸書逸書者非逸其文其說逸而無考也其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允征伊訓猶有存者故康成注書間一引之如禹貢引允征典寶注引伊訓之類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亡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自云晉太保公鄒冲以古文尙書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所上之書增多古文二十五篇一大禹謨二五子之歌三允征四仲虺之誥五陽誥六伊訓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說命上十二說命中十三說命下十四泰誓上十五泰誓中十六泰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陳二十三畢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罔命是爲僞古文尙書

僞孔傳齊建武乃吳姚方輿於大航市得舜典一篇奏上比馬鄭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乃分堯典之半爲舜典又僞中之僞也時梁武爲博士駁之遂不行至唐孔穎達爲正義取僞孔書又取此說反斥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霸僞造者乃百兩篇成帝時劉向以古文校之非是遂黜其書漢書儒林傳先述孔壁逸書後敘百兩篇則逸書非百兩明矣且逸書及百兩篇劉向父子領校祕書時皆得見之豈有向明知其僞而撰別錄仍取霸書乎歆擇三統歷述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壁古文豈有歆亦知其僞而反取其說乎冲遠之說可謂游談無根矣自此以後正義大行而馬鄭之注皆亡至宋吳棫朱子始疑其僞繼之者吳草廬郝京山梅鷟也然皆未能抉其奧探其蘊逮國朝閻氏惠氏出而僞古文寢微馬鄭之學復顯於世矣——

### 詩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皆出於子夏齊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曰齊詩魯人申培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號曰魯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萬言號曰韓詩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延年延年授號徐敖敖授九江陳俠或云陳俠授謝曼卿三說不同未知孰是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注鄭玄作箋於是毛傳大行而三家廢矣魏王肅又述毛非鄭王

基駁王中鄭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而明於王陳統又難孫中鄭王鄭兩家互相掎擊皆本毛傳自漢及五代未有不本毛公而別爲之說者有之自歐陽修詩本義始於經義毫無裨益專務新奇而已修開妄亂之端於是攻小序者不一其人攻大序者不一其人若毛傳鄭箋則棄之如糞土矣至程大昌之詩論王柏之詩疑變本加厲斥爲異端邪說可也

## 禮

秦氏坑焚禮經缺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爲容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異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卽今之周禮也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各有損益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制月令呂不韋撰王制漢時博士所爲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也傳禮經者自瑕邱蕭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及魯瑕邱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者傳十七篇所餘三十餘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蒼說禮號后蒼曲臺記授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夏侯敬又傳族子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新莽時劉歆爲國師始立周官經杜子春受業於歆授鄭興父子此士禮周官授受源流也慶氏曲臺其亡已久傳禮記者馬融盧植鄭康成自晉及唐三禮皆用鄭注至宋儒潛心理學不暇深究名物度數所以於禮經無可置喙然必欲攻擊漢儒乃於周禮中指摘其好引織緯而已南宋以

後始改竄經文補亡之說興矣士禮十七篇文詞古奧宋儒畏其難讀別爲異說至教繼公始疑喪服傳非子夏所作而注文隱攻鄭氏巧於求勝於是郝敬之臆斷奇齡之吾說起矣延祐科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注疏至陳澧乃爲集說一書不從鄭注於是談禮記皆趨淺顯而不問古義矣——

### 春秋

孔子作春秋爲之傳者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及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皆不顯於世傳於世者左氏公穀三家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鐸椒椒傳虞卿卿傳荀况况傳張蒼蒼傳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賈公賈公傳少子長卿長卿傳張敞及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護授陳欽欽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欽授賈徽徽傳子遠遠受詒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又作左氏訓詁於是鄭衆馬融服虔皆爲左氏學至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遂盛行江左中興用服氏注後專用杜氏而諸家之注廢矣傳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傳褚大贏公段仲溫呂步舒贏公授孟卿及睦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數傳至孫寶後漢何休爲之注傳穀梁者瑕邱江公受於魯申公其學寔微惟榮廣浩星公二人受焉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穀梁千秋又事浩星公爲學最篤景帝卽位開衛太子好穀梁乃詔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八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

大盛又有尹更始事千秋傳其學又受左氏傳爲章句十五卷繼之者唐固糜信至隋時穀梁用范甯注是時左氏學大行二家鮮習之者至唐趙匡啖助陸淳始廢傳談經而三傳東置高闕春秋之一大厄也有宋諸儒之說春秋皆啖趙之子孫而已——

論語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夫子之語也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魯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三家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章賢賢弟元成扶卿夏侯建蕭望之齊論語則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傳之者王吉王卿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古論語出孔壁中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與齊魯不同孔安國爲傳馬融亦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包咸周氏並爲章句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何晏又爲一解梁陳鄭何並立於學官唐則專用何注而鄭注亡矣至南宋朱子始以論語孟子及禮記中之中庸大學二篇合爲四書盛行于世——

爾雅

爾雅一書張揖云釋詁一篇周公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漢儒爲此學者韃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後用郭璞注而各家之注俱亡——

樂

古者六籍五經禮樂並重周衰禮壞樂微迨秦燔書而樂之遺籍掃地盡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



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樂人竇公獻樂章武帝時河間獻王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禹爲謁者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微魏晉以後典章廢棄卽班志所載二十三篇已不復得於是遂爲絕學

按上列江氏目錄較陸德明敘錄簡明詳細，于各經的傳統，尤能一目了然；六經之外，又說到論語爾雅，在他的目錄裏，不但可以看見漢朝的幾個有名經學家，也可以明白經學的歷史。不過還有一本孝經，他沒有提到；漢武帝立了五經博士，後來加論語變爲六經，又加孝經變爲七經，到宋朝纔把爾雅加入經內，這樣，孝經的列爲經，却在爾雅之前。孝經緯鈎命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已自稱其書爲經，實則孝經的經，與經典的經，義有不同。然而從古文說起，孝經也是壁中藏本，乃亦推重，所以鄭康成六藝論說：『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照康成所說，則孝經是諸經的綱領，所以稱經最早。但也有今古文的兩派：鄭康成注今文，孔安國注古文，唐朝用今文而不用古文，宋朝從朱熹撰孝經刊誤，用古文分經傳，從此今古文的分別顯然了。

治經必推漢朝，但漢朝有前後的分別，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師法家法如何分

別呢？譬如講易，施孟梁邱之學則爲師法，施有張彭，孟有翟白，梁邱有士孫鄧衡，則爲家法，漢人治經，最重家法，一家一師之說，雖一字不敢違背，然而一考其分師分家的多，又莫不從求異于師說而另成一家，譬如施孟梁邱，同出田王孫，三人各立門戶，所說不同，必有違背師說的地方，又况後來門戶家派，愈分愈多，可見所守的師法家法，亦至不可定論。後漢經學與前漢經學，有不同的兩點：(1)前漢經學家，大概專研一經，能兼通他經的不多；申公通詩，春秋，韓嬰通詩，易，孟卿通禮，春秋，夏侯始昌通五經，在前漢很難得的。到後漢大概都能兼通數經，尹敏習歐陽，尚書，又通毛，詩，穀梁，左氏，春秋，何休精研六經，許慎蔡元都通五經。(2)前漢重今文，發揮義理，著述極少。後漢講古文，重在訓詁章句，著作很多，前漢惟京房，易，董子，春秋，繁露，韓嬰，內外傳，后蒼，曲臺，記伏生，尚書，大傳，二戴，記幾種。後漢則周防有尚書，雜記四十萬言，景鸞有易，說詩，解禮，略月令，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詁，訓詁，孝經，論語等，許慎作五經，異義，說文，解字，賈逵，集古文，尚書，同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及周官，解故，馬融，作三傳，同異，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等類，不一而足，內中也有許多亡佚了。

然而班固曾說：『一經說至百餘萬言，漢之經學，由盛而衰，弊正在此。』——又說：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執，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這幾句話，很切中當時的弊病，班固又說：『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都是導以祿利之故；從武帝立博士後，設科射策，卽開後世科舉之弊，漢學興盛的背景如此，非爲經術而研究，乃爲祿利而研究，宜乎沒有良好的結果。』

又有一種不良的結果，就是迷信。起初所說的「天人之學」，易講象數占驗，禮講明堂陰陽，書講五行，詩講五際，春秋講災異，要藉神道設教的方法，以日食星變地震等事，儆戒人君，于是乎織緯五行之學，就大盛起來。昌邑王的時候，夏侯勝以久陰不雨爲驗，在霍光，王莽時，織云，劉秀當爲天子，所以光武以赤符受命，深信織緯，因此當時至以五經爲外學，七緯爲內學，成了一代的風氣。梁任公在他的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裏，所舉的災異家，實在是當時的確情。

梁任公分當時說經之儒爲四類：一爲口說家，二爲經世家，三爲災異家，四爲訓詁家，說至詳細，乃抄錄如下：

(一)口說家。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毋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

(二)經世家。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

(三)災異家。災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託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乘以爲虐也。於是乎思所以制之。乃於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羣經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卽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諡，是蓋孔子所殫思焦慮，計無復之，而不得已出於此途者也。不然，以孔子之聖智，豈不知日蝕、慧見、地震、星孛、錫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恆情，於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係也。而斷斷然視之若甚鄭重也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於無形中有所以相懾，則民賊更何忌憚也！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中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徵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蓋良苦矣。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三致意焉。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情也。及於末流，寢乖本誼，牽合附會，自惑惑人，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有京房之象數災異，詩則有翼奉之五際六情，至於春秋又益甚焉，馴至緯緯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詰，駸駸競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

(四)訓詁家。漢初，大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不爲章句訓故舉大義而已；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覃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夸尚，於是學風又一變。近啓有唐，陸孔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王之嚆矢，賈橫遺珠，去聖愈遠。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於災異，再亂於訓詁，災異亂其義，訓詁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按上述梁說的確是當時的學風，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學術的大概情形。除了關乎經學的探究——發揮——以外，還有不少的名著，出于這個時代。

關乎文學方面的，有如賈誼的服鳥賦，屈原賦，韋孟的諷諫詩，枚乘的七發，古詩十九首等，蘇李河梁詩，司馬相如的上林子虛賦，揚雄的反離騷，河東賦以及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終軍——漢末的建安七子，曹氏父子——等等，都在文學上很有名的。關於史學方面的，有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前漢書等名著。關於小學方面的，有如許叔重的說文解字等類。

其他如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桓寬的鹽鐵論，劉向的說苑新序，揚雄的太玄法言，王充的論衡，王符的潜夫論，仲長統的昌言，淮南王的鴻烈解，以及張仲景的傷寒論，張衡的地動儀，蔡倫的紙，都是這一時代很有價值的作品。其時的

音樂美術，亦都有發明，漢武立樂府，張騫從西域得胡樂，李延年從而作新聲，魏杜夔定雅樂，漢宣畫功臣像於麒麟閣，光武畫功臣于雲臺，畫學甚精。至于彫刻，秦始皇刻石頌德後，漢竇憲立石勒功，漢順帝以古文篆隸石刻五經于太學，最爲鉅製。

(註一) 見秦東書局章太炎國學概論

(註二) 參觀皮錫瑞經學歷史

(註三) 今文尙書二十九篇之說，頗有異議，蓋伏生尙書，祇有二十八篇，今說二十九篇，大約有三種說法：一說併泰誓一篇，一說併書序一篇，一說分顧命康誥爲二篇。

(註四) 說者謂作僞於王肅，爲皇甫謐所得，後經鄭冲蘇愉臧曹而到梅賾，起頭把牠獻出。

#### (四)老佛時代

從三國以至隋唐，是老學與佛學混合的時代；老佛二家，旨趣本復相同，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裏有一段話，說：『二氏固互相倣效。』又說：『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于清淨，清淨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馬氏之意，好像老氏是補孔氏的不足，佛氏又補老氏的不足，一層進一層的樣子。果然佛理高深，超乎道家，但決不如馬氏所說的「相輔而進」。他又引朱文公所說：『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他更推演其說，而發爲結論：『理致之見于經典者，釋氏爲優，道家欲效之，則祇見其敷淺無味；祈禱之具于科教者，道家爲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這樣的論斷，是否確切，姑不具論。不過因此可以知道一般人的目光中，都見得老佛的旨趣相同，甚至有創爲三教——儒釋道——同源的說頭，再就韓文公原道篇所說：『不入于老則入于佛，』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亦可以見得這時候的老佛，確有連帶的關係。

我們現在姑且把兩家的學說，略爲比較：

老子所說：『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正與佛家所說：「諸苦所因，貪欲爲本，首在破我執。」相同。

老子所說：『道常無名，』『無名天地之始，』正與佛家所說『真如法性，不生不滅，』相同。

老子所說：『無爲而無不爲，』主張清淨恬淡，正與佛家所說的涅槃境界，所主張的靜修寂滅，相同。

老子所主張的虛無自然妙道，正與佛氏所說的『入識空昧，非有非無，』相同。

老子所說的『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正與佛家所說的『一塵不染，妙觀察智，』相同。

老子所說的『道，』與佛氏所說的『法』相同。

老子所說的『絕聖棄智，』與佛氏所說『破除法執』相同。

老子所主張的『退嬰，』與佛氏所主張的『明性』相同。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德清所著老莊影響論以佛老相比，互相發揮，使我們格外明白「老與佛」，同是厭世主義的表顯，同抱無爲自然的主張，同屬向後的要求；適足以造成六朝時代消極的人生觀。



漢末以來，變亂很多，外戚宦官，迭相仇殺，又加以黨錮之禍，到處成爲刀俎，朝野都感痛苦，容易發生厭世的思想；又因儒家說經，爲人所厭，對於人人所崇拜的孔子聖人，起了懷疑。王弼、何晏，遂唱老莊之學，當時的學者，羣起嚮慕，有四聰入達的名目。何晏從小就有才秀之名，歡喜老莊，曾著道德論。王弼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之情，曾注老子周易。郭象又廣其意以爲「子哭之慟」，在孔子也不過人哭亦哭，並非有情。晉代清談之風，實從這班人起頭，後來嵇康阮籍等，稱爲竹林七賢，大家愛慕老莊，鄙陋儒術，亦頗受他們的影響，所以范甯曾經說：『何王二人之罪，浮于桀紂——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七賢以後，學者喜談玄理，及至齊梁，有三教齊同之說，於是歡迎佛典，當時的文人學士，無不耽好內典，著爲文章。至於盛唱三教調和之說的，如孫興公則唱儒佛一致論說：『周孔卽佛，佛卽周孔，——周孔救弊，佛教明本。』張思光著門論說儒佛道一致，臨死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法華經。周彥倫著三宗論亦說三教一致，顧景怡本六朝老子化胡經說佛卽老子所化，二者之道一致。在他們所主張的意義裏，足以表顯他們對於儒家的學說，覺得太淺，相率棄儒而習老莊。又因爲老莊的學說，太無規則，又歡迎絕不浪漫的佛學，所以當時有些才學的人，都走到這條路上；而且從鳩摩羅什廣譯經典

以後，當時的儒林或僧徒著論立說，都以老莊與佛學相引證。關於老莊的注釋，這時候出的最多，三十家注老子多半是這時代的人物。關乎佛經的繙譯，有名的著作，這時候也出了不少。從這時候一直到唐朝，老佛學說的影響，幾乎把固有儒家的位置奪了去，韓文公是個著名闢老佛的人，他的原道篇，說了許多深惡疾痛的話，那知他自從貶到潮州以後，便意氣頹唐，也學習起佛法來了！表面上他還是不承認，暗裏却師事大顛和尚，後來與朋友通信，謂佛能外形骸，以理自勝。還有他的知己朋友柳子厚，曾經爲慧能做碑銘，有『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的話，他的見解，高過昌黎，我們可以從他的著作中看見。還有像李翱，是韓昌黎的姪婿，又是弟子，他所著的復性書，有『齋戒其心，未離乎情，知本無所思，則動靜皆離』的話，恰是禪宗的主張。當慧遠結社廬山，創淨土宗念佛方法，有不少儒流，從而念佛。

但欲把老佛學說的影響，互相比例，又見其不同了！說到老學，除了一般研究學理，發表著作的，如同王弼的注老，郭向的注莊，張湛的注列，以外，大都是提倡道家的迷信。原來道教的開始，是由于漢朝的張道陵，即所謂五斗米道，與老子本沒有甚麼相干；老子並不欲以五千言道德經，設立教門，不過後來的道家，硬勁要借着他老人家的名氏，

做個幌子，其實他們並沒有知道老子的真義，剽竊些粗淺的東西，演成了種種的迷信，所以漢以後的道家，實在不是老子的真面目了！

### 馬貴與文獻通考有一段說得好：

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論之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教科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于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卽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于名教也。至于經典教科之說，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學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此患蠱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權禍不淺，欒大李少君子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這一語段實爲當時道家流派的寫照，至詳且盡。而梁任公氏乃本此說以推演，分爲『玄理』『丹鼎』『符籙』『占驗』四派，茲節錄之以備參考：

一曰玄理派。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尚，後遂爲清談之俗者二三年。開其宗者，實爲何晏王弼。晉書王衍傳晏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蓋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應于時勢，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後如阮籍嵇康之流，皆以談玄有大名於時，乃至父兄之勸戒，師友之講求，莫不以推究老莊爲第一事業。當時六經之中，除易理外，盡皆闕束，而諸傳中稱揚人學問者，皆以『研精老易』等語，老易並稱，實當時之普通名詞也。范甯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卞壺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于此，非過言也。平心論之，若著政治史，則王何等傷風敗俗之罪，固無可假借；若著學術思想史，則如王弼之於老易，郭象向秀之于莊，張湛之于列，皆有所心得之處，成一家言；以視東京末葉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過之焉。老學雖偏激，亦南派一鉅子，世界哲學應有之一義，吾雖惡之而不願爲溢惡之言也。

二曰丹鼎派。——此派蓋導源于秦漢之交，始皇時，侯生盧生等既倡神仙之說，漢初張良功成身退，自言從赤松子遊，其是否依託，姑勿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斷言也。漢武迷信封禪，李少君變大之徒，相與炫惑，於是煉養服食之說益盛。至漢末魏伯陽著參同契，密勿傳授，其說益播，至晉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內外編各四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其他雜著一百餘卷，其言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更有所謂丹經者，發明服食之訣，其言詭誕，不可窮詰，而後世神仙家之思想，實宗此派之成。其在前者，

文成五利之言，實依託以誑人主而取富貴，固不足道，至如魏葛輩，所志或不在是，蓋懷抱厭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脫真理，知有軀殼不知有靈魂，徒欲長生久視，遊戲塵寰，是野蠻時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現象，無足怪者。

三曰符籙派。符籙之視丹鼎，風益下矣。丹鼎派起于漢初，符籙派起于漢末，順桓、桓、宮崇、襄楷，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同時張道陵亦託此術密相傳授，延至後世，仰爲真人，奉爲天師，自是南北朝士大夫，習五斗米道者，史不絕書。而寇謙之最顯于北，陶弘景最顯于南，蓋六藝九流，一切掃地，而此派獨滔滔披靡天下矣。竊嘗論之，其時佛教已入震旦，妖妄者流，竊其象教密宗最粗淺之說，以欺惑愚衆，故其所言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又言天尊之體，常年不滅，往往開劫度人，皆損益四阿含俱舍論等所說。剽竊之跡，顯然可見，而復取兩漢儒者陰陽五行之迷信以緣附之。

四曰占驗派。自西京儒者翼奉、睦孟、劉向、匡衡、龔勝之徒，既已盛說五行，夸言織緯，及光武好之，其流愈鬯，東京儒者張衡、郎顛，最稱名家，襄楷、蔡邕、楊厚等，亦班班焉。於是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盛行于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其術至三國而大顯，始儼然有勢力于社會，若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輩，其尤著者也。其後郭璞著葬書，注青囊，爲後世堪輿家之祖，而嵇康亦有難宅無吉凶論，則其時風水說之盛行可知。隋志著錄珞子一書，言祿命者以爲本經，而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實後世算命家之祖。衛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靈臺祕范，爲後世卜筮者之大成。陶弘景著相經，爲後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來，誣妄怪誕之說，汨溺人心者，皆以彼時確然成一科學，雖謂爲魏晉六朝間爲陷溺社會之罪惡府可也。

現在且說到佛學，其繼老學而普徧于當時社會的，要算佛學。佛學本是外來的，但從魏晉以後，思想界確受極大的影響，不但佛教自身，成功了中國化的宗教，在社會上佔得很大的勢力，而其融化中國固有思想，造成富有佛采的宋明理學，尤爲中國學術史上一大問題。

欲考佛教流行中國的歷史，莫如文獻通考所記爲獨詳，茲節錄如次：

『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一時楚王吳以崇信佛法，聞西域沙門齋佛經而至者甚衆。——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齋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識，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識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分遣弟子，各趨諸方，道安與惠遠——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至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識復齋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

至高昌取益本，欲相參驗。——時朝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東晉隆安中——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後魏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羣衆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一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金像。——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

此後名僧輩出，如唐僧玄奘西遊印度，慈恩共傳因明，法礪懷素道宣的開創律宗，宗密著原人論，宋代契嵩著鐔津文集，以及圓通居訥佛印了元等等高僧。（註一）不一而足，且多富有學識，深明儒術的人，乃使印度之佛教，變而爲中國本色的佛教，特創華嚴天台禪宗等大乘佛學，說者謂佛教產于印度，而印度無佛教，這也是一句的確的話。現在且把佛教的產生和教義——宗派，簡略述之：

## （一）佛教的產生

佛祖釋迦牟尼生于西歷紀元前一〇二七年四月八日，即中國周昭王二六年，（註二）入滅於紀元前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即周穆王五三年，在世七九歲。幼名悉達，

是中印度迦毗羅驪卒都國王淨飯的太子，母名摩耶，他沒有出世以前，已經有「婆羅門」教和韋陀經典，發生種種哲學，遂有六師及九十五種外道（註二）像什麼「僧佉」「吠世迦」「尼夜耶」等，都是高深的哲學；佛在幼年的時候，便研究哲學和宗教，十六歲娶耶輸陀羅爲妻，生子名叫羅睺羅，見人生有生老病死之苦，生遁世之志，十九歲拋棄太子的榮華和妻子，乘月夜騎白馬而出，入雪山修行，忍饑耐寒，苦行修業，共十二年；到三十歲臘月初八日，在迦耶山的大菩提樹下，豁然悟道，遂四出說法，應病與藥，隨機說法，凡四十九年，以轉迷啓悟，離苦得樂爲宗旨，示寂於跋陀河之遮羅雙樹間。

佛在世說法，共分五時期：從成道起二十一日間，在菩提樹下，說佛教極妙的微旨，就是華嚴經。這是第一期。後來到波羅奈國鹿野苑說阿含經，在從成道後十二年間，稱爲阿含時期，是第二期。說阿含後八年間，說方等經、維摩經、大集經，因爲阿含是小乘，專門啓自己的悟，這時重在啓他人的悟，這是第三期。此後二十二年中，說般若經，以爲世間實無一物，發明空幻的道理，這是第四期。最後八年間，現出世的本懷，說法華經、涅槃經。這是第五期。

弟子甚多，大迦葉、阿難陀、舍利弗、須菩提、富樓那、目犍連、迦旃延、阿那律、優婆離、羅



瞿羅等，稱爲佛門十哲，佛滅後弟子五百人集王舍城大迦葉阿難陀優婆離三人坐在上面，弟子各誦其記憶，傳于後世，所以經上有「如是我聞」四字，這是第一次的結集。一百年後，在毗舍利地方行第二次結集。到一百七十年，在阿育王時候行第三次結集。從此以後佛教日盛，直到今日，中國所譯經典，有五千七百卷之多。

## (二) 佛教的教義(註四)

佛教以轉迷啓悟離苦得樂爲宗旨，昧宇宙真理的叫做迷，明宇宙真理的叫做悟，人生因種種煩惱的緣故，不能見宇宙真理，這叫做無明之雲，除去這無明之雲，便叫做轉迷啓悟，也叫做破執；人生有生老病死之苦，藉皈依三寶的法門，入于涅槃境界，涅槃的意思，就是不生不滅；人的生死猶如水中的波，吾人在不生不滅的涅槃海中，興起生死的波，這是解脫生死觀念，到佛果究竟之境，安樂平和，不有痛苦，自由自在，煩惱妄想都滅盡，稱爲極樂世界。宇宙的本體叫做真如，現象之于本體，猶波之于水，離水無波，以因緣爲天地萬物的原因，所以說天地萬物，是無始無終，互相因果的，由于堅濕暖動四大假和合而起，以爲一切衆生沒有不具如來的智慧，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佛不是高於人類，不過是人類中的模範罷了！衆生既都有佛性，爲什麼有佛與衆生的分別呢？因

爲由於因緣而分六道，互相感應而有輪迴。至說佛教的倫理，以止惡修善爲道德主眼，什麼叫止惡？除去貪嗔癡三毒，超出欲、色、無色三界，禁住身、口、意三，十惡，看破色、受、想、行、識五蘊，這便是止惡；什麼叫修善？修六波羅密，行三德、四願、皈依三寶，報父母十恩，守夫婦親屬道德，這便是修善。總之佛教者藉自己的力量修行，得佛力的感助，由懺悔而超達四聖境界，這便是佛教教義的大略。

### (三) 佛教的宗派

(甲) 俱舍宗。此宗根據世親菩薩之俱舍論又名對法藏論，什麼叫對法？即用無漏真智，觀四諦（苦集滅道）之理，而得涅槃之樂，他的教義分有爲法與無爲法；有爲法有四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應行法，合之無爲法共得七十五法，爲研究一切法相的根本。故爲法相宗的附宗。

講宇宙萬有，有生滅變異狀態的，叫「有爲法」。至於沒有生滅變異可言，而寂然常住的，叫做「無爲法」。分爲擇滅無爲，非擇滅無爲，虛空無爲，三法。

本宗依着因果，解釋世間諸法，第一說到苦集滅道四諦，俱舍論說：「迷之原因爲集，結果爲苦，悟之原因爲道，結果爲滅。」人有生老病死，變幻無常，發生種種煩惱，這就

是由集而得的苦，在此苦境，能戒、定、慧、滅度一切以入涅槃，這就是由道而得的滅。第二說到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無明就是惑，行就是業，從惑與業所造的因，生現在「識、名色、六入、觸、受」受苦之果，有「愛、取、有」的因，便結「生老死」的果，這是以三世因緣之理，解說四諦，四諦以滅諦爲終極，所以寂滅就是小乘教的涅槃。

俱舍論有新舊兩種：舊論是真諦三藏從印度帶來譯成的，智愷、淨慧都爲作疏，新論是玄奘在天竺從伽耶舍論師學習，歸國重譯爲三十卷，其弟子神泰、普光等爲之疏，流傳很廣。

（乙）成實宗。此宗從訶梨跋摩著成實論，發揮人空法空的理，爲小乘中的最高者，以人空觀破除煩惱障，以法空觀破除所知障，二空之理，是羅漢小乘，由五趣地而至羅漢果，共分七十二位，斷三界的思惑，爲三論宗之附宗，本宗又主八十四法，與俱舍稍有不同。姚秦十三年鳩摩羅什譯成實論，曇影爲之筆述，僧叡爲之注釋，從晉末至唐初，很盛行，齊梁時尤盛。

（丙）律宗。佛學分經、律、論、三藏，律故三藏之一，是優婆離所集，名爲八十誦律，後來

異說紛起，分爲二部，五部十八部，五百部等後，其流傳到後世，爲現代僧宗所通守的，則爲四分律，此律爲曇無德羅漢所集，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法時來洛陽，出僧祇戒本，後來四分律傳入，便依此行受戒之法，智首律師與其弟子南山，以四分律最爲適合，稱之爲南山派。

一切戒律，統括於「止持」「作持」二門，止持卽是諸惡莫作，作持卽是衆善奉行，所以一切戒律，可包括於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兩句話裏。

止持門有比丘，比丘尼，二部戒本，名叫具足戒。

從具足戒中擇取切要條件，有五戒，八戒，十戒，六法之別。五戒：(1)不殺生，(2)不偷盜，(3)不邪淫，(4)不妄語，(5)不飲酒，八戒與五戒同，改邪淫爲不淫，加(6)香油塗身戒，(7)歌舞觀聽戒，(8)高廣大床戒，又加上非時食齋戒，合爲九戒；十戒前九戒與上同，加(10)捉金銀寶戒；六法：(1)殺畜生，(2)盜三錢，(3)摩觸，(4)小妄語，(5)飲酒，(6)非時食，以上合爲具足戒。「比丘」「比丘尼」「式叉摩耶」「沙彌」「沙彌尼」所當受的，亦名之爲出家戒，此外有「優婆塞」「優婆夷」的在家戒。

戒分四科：(1)戒法，——卽如來制定之戒律；——(2)戒體，——受此戒律而心

中領納之實體——(3)戒行——即隨順戒體——(4)戒相——即持戒之相行美德爲人模範——

戒亦分大小乘，四分宗位屬小乘，義實分通大乘，原來大乘教例有化制二教之分：化教，即經論二藏所詮的定慧二學，制教，即律藏所詮的戒學——律宗屬制教部，戒行清淨，定慧自生，所以三學之中，以戒爲首。

在中國開此宗的，要算南山，南山受戒於智首，曾爲玄奘書記，譯律數百卷，當時還有兩派：一爲法礪所創的相部宗，一爲懷素所創的東塔宗，惟南山宗流傳不衰。

(丁)法相宗。本宗以解深密瑜伽論唯識論爲根本，以爲宇宙萬有，悉爲識所變，三界唯心，心外無法，一切現象，都是心影。並非實有之物，據解深密經所說，分佛教諸經爲三時期：(1)有教——初教——是我空法有論，即小乘俱舍等宗，(2)空教——無我，——有爲固空，無爲亦空，是我法俱空論，即成實宗等，(3)中道教——非有非空——是心有境空論，即法相宗；欲明唯識的理，則有五位百法；五位就是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應行法，無爲法，與俱舍同。百法；心法有八，就是俱舍六識之外，加「末那識」與「阿賴耶識」，名爲八識，前五識以根接塵，是感覺作用，第六識，能憶想過去，思考未來，是理知

作用，末那——思量——爲意識的根，能分別意識的善惡，阿賴耶——藏——世間萬有的種子，悉藏於此識中；比方像水，阿賴耶是水的體，末那是水的流，前六識是水的波。

百法之中，以心王爲主要，心王又以阿賴耶爲根本，除無爲法，悉由此藏之種子而生，種分有漏無漏，隨前七識的熏緣，無漏得勢而爲善，有漏得勢而爲惡，各有無限能力，因而發生宇宙一切萬有，依阿賴耶爲萬法緣起之根本。合有漏無漏，更分爲本有種子，與新熏種子，唯識論說「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可以知道本宗的因果論了。

研究法相分四分三境：什麼叫四分？（1）相分，（2）見分，（3）自證分，（4）證自證分，這是從主觀的心象作用而言。至於從客觀所緣之境，又分爲三：（1）性境，（2）獨影境，（3）帶質境，這是從一心轉變之幻相，不是實在的，因爲心內不現其相則心不起，心不起則心內亦不現其相。

此宗從彌勒說五大論、無著造顯揚論、對法論、世親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戒賢傳於玄奘，博通因明唯識之學，歸國後法相盛於中土，其弟子窺基更爲發揚，再傳惠治，三傳智周皆有著作，此宗遂日益昌大。

（戊）三論宗，以龍樹之中觀論、十二門論、與提婆之百論立名，也叫一代教宗，因爲

這三論是一代佛教共通的原理。百論破世間出世間之邪，以顯一切之正。中觀論破大小二乘之迷，通於大小兩教。十二門論破大乘之妄執，以顯大乘之真義。本宗創於龍樹，在中國傳自羅什，後來嘉祥闡發其義，弟子惠灌傳到日本——玄奘又從清辨智光學。又有地婆伽羅授宗義於慈恩，此宗乃大成。

本宗立二藏及三法輪：(1) 聲聞藏，是小乘教；(2) 菩薩藏，是大乘教；(1) 根法法輪，(2) 枝末法輪，(3) 攝末歸本法輪，以「破邪顯正」爲大綱。其欲破的邪：(1) 外道，(2) 毗曇，(3) 成實，(4) 大執。不但破除一切外道之執，卽大乘學者所生之妄執，也須破除。邪旣然破，正自然顯，但欲破邪，尤必須從二諦入，不入手，什麼叫二諦？(1) 真諦，(2) 俗諦。真諦，是說森羅萬象一切皆空。俗諦，是說森羅萬象種種差別，所以俗諦是有真諦是空，但是曰空曰有，都非宇宙真理，故如來以入不中道，破除執有執空之迷。什麼叫入不中道？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一，不異，不斷，不常，因爲中道旣立，有空自破，但是所謂中道，意義甚高，與法相宗爲相對的大乘。

本宗論成佛之義，亦分真俗二門：森羅萬象，有因果，有階級，是俗諦門；無迷無悟，湛然寂滅，是真諦門；入八不正觀，卽爲入真諦門，而得道果。

(己)天台宗。本宗以釋迦法華經爲唯一法門，以龍樹所著智度論爲輔，從龍樹而惠文惠思到天台大師大備，所以名爲天台宗。其教義分「教相」「觀心」二門，依五時八教之義。開啓智解，叫做教相；以此智解返求之心，叫做觀心；智解觀心，如目與足之關係，相需爲用，其本源全在自己之心。欲明此理，必須知道十界十如。什麼叫十界？就是六凡四聖。「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間、天上（六凡）」聲聞、緣覺、菩薩、佛陀（四聖）。「十界不是孤立，每一界各具十界，因爲昨日地獄，今日人間，今日畜生，明日佛陀，可以超度，所以十界互具。但是十界中又各有十如，就是十如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十界互具十界，則爲百界，百界各具十如，則爲千如，千如中各有三世間，成爲一念三千。所以對於宇宙萬象，以三諦說明之：(1)空諦，(2)假諦，(3)中諦，原來天地萬物都無自性，一切善惡迷悟，不過一念偶動，所現出之三千諸法，善惡本無一定，不過因種種因緣，顯現差別，所以有假名，但是假不離空，三諦互相圓融。宇宙之本體是空，現象是假，妙用是中，不明此三者，叫做三惑：(1)見思惑，(2)塵沙惑，(3)無明惑——一念不覺，使無明之雲掩覆中道。但欲破除此惑，不可不知一心三觀法。什麼叫一心三觀？——空觀，假觀，中觀，具於一心——有此



三觀能破三惑而成三智：——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知本體之空曰一切智，知現象之假曰道種智，知現象即實在中道實相之理，曰一切種智。本是人人性中所固有，不過爲三惑所昧，如月被雲，修觀斷惑，便證涅槃。

此宗也叫法華宗，創於天台大師，後有章安智威、慧威、玄朗、妙藥等。廣傳宗風，唐末湛然更爲著名。

(庚)華嚴宗。本宗爲釋迦第一時所說的教，——華嚴經，——理太高深，聽者不懂，惟有少數大菩薩能解其義。因爲沒有如來智慧的人，不能明白高深的理。衆生本來都有如來智慧，祇以妄想執着，不能自證，本宗原是要人證得此智慧，所以叫根本法輪。其餘別教，都是枝末法輪。在印度傳於馬鳴龍樹。在中國傳於杜順、智儼、賢首、清涼、宗密五人，尤以賢首爲集本宗的大成。其教義分五教十宗。

當釋迦成道之初，心水湛然，圓融自在，宇宙萬象，瞭如指掌，稱爲一真法界。——宇宙萬法所現之境界，——萬法爲一心所緣起，一心統攝萬法，不過其經過的狀態，却有四種分別：(1)物各有別，如水與火之不同，又如水中有冰與湯之不同，這叫做事法界，(2)真如法性，本來平等，冰湯雖異，其性則同，這叫做理法界，(3)真如之理，多現於萬

法，故萬法卽理，理卽萬法，無異水卽波，波卽水，事與理相融而無礙，故曰事理無礙法界。  
 (4) 宇宙萬象，同是一法性所現，不但事與理無礙，卽事與事亦無礙，故曰事事無礙法界。——這是華嚴的特色。

所以本宗教義，可以「圓融無礙」四字包括之。因爲事與理本非兩事，舉一則攝多，舉多則攝一，我與如來本無分別，可以斷惑證理，以入佛果，修行方法，雖有不同，以一物卽萬物，一善卽萬善，一行卽萬行，實皆圓融而無礙。

(辛) 真言宗。本宗與他宗不同，天台華嚴皆以理爲本，而本宗却以事爲本，他宗以真如爲宇宙本體，而本宗以客觀之地水火風空與主觀之識——六大——爲本體，其教祖爲大日如來，以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爲根本，相傳金剛薩埵以大日如來所說之教，集爲經文，藏於南天竺之鐵塔中。龍猛——卽龍樹——於佛滅後七百年，開此鐵塔，得其密訣，乃傳於龍智，後來龍智之弟子善無畏與金剛智之弟子不空入中國，此宗乃盛。

本宗又名爲密宗。佛有三身——法身，報身，化身——華嚴法華三論法相是報身化身佛所說之法，能以言語表顯者，所以叫顯教。惟真言是法身佛所說之教，不藉言說，

所以叫密教。法身佛常放光明，常說大法，可惜衆生不能理會，似乎密而不顯，其實宇宙妙用，無顯非密，無密非顯，原來宇宙萬有包攝於胎藏界與金剛界兩部，金剛就是智慧之體，常住不壞的意思，胎藏就是理體之中，包藏萬德的意思。

本宗以爲宇宙本體，由於六大，從六大造成一切佛一切衆生器界等類。所謂六大，就是地、水、火、風、空、識，前五者屬胎藏界，後一者屬金剛界，其實金胎爲一，色心不二，無先無後，不生不滅，實在即現象，現象即實在，融通無礙的，但是從兩部曼荼羅所有諸佛菩薩，都依五智而成。怎樣的五智？(1)法界體性智，(2)大圓鏡智，(3)平等性智，(4)妙觀察智，(5)成所作智，與法相所云相仿。五智生於識，識又包其餘五大，互相圓融，爲宇宙自在無礙之本體，這本體就是佛的本體，智慧具足，我們若能修行三昧，便可轉識成智，即身成佛。

(壬)禪宗。佛教不但分顯密二教，更是分教與禪。據佛所說經典叫做教，以心傳心，教外別傳，叫做禪。禪有多種：(1)外道禪——脫人間之苦，思天上之樂，(2)小乘禪——悟我空之理，灰身滅智，(3)大乘禪——悟我法二空真理，(4)最上乘禪——我心清淨了，却此心即佛，這就是禪宗之真理。相傳靈山會上，大梵天王捧金色蓮華，請願說法，

佛拈花不說一言，大衆不知佛意，羣皆默然。惟獨摩訶迦葉微笑，佛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汝摩訶迦葉。」妙心相傳，不依經文，這叫做心印。後來達摩東來，推廣禪宗宗旨，傳授惠可、僧璨、道信、弘忍，稱爲禪宗五祖。弘忍嘗命弟子各依所解造偈，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惠能聞而易之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其見性較高，惠能乃得其傳，因此分爲二派：一曰北漸，——神秀之派，一曰南頓，——惠能之派；後來分派更多，以臨濟、雲門、曹洞、潯仰、法眼五宗爲盛。

本宗以禪定爲主，注重坐禪參禪，有調身調心二法：選擇淨室，節制飲食，五體之姿勢，呼吸之長短，皆有一定之行法，這是調身法；超越一切思想，無善惡迷悟生死之念，到安住不動之地，這是調心的祕訣，坐禪功夫到了純粹的時候，不起智情意的作用，一時雜念都能斷絕，悟澈之後，便到一個無物，無心，無衆生，無如來，無礙自在的境界。在人心底裏，確知真如之實在，心卽是佛，成佛之道，不待外求，掃除心內妄念之雲，得見真如之月，這就叫做「本來面目」，從此安住於不生不滅之極樂世界，這是禪宗的特別法門。

達摩爲禪宗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神秀與惠能

分爲南北二派，至今稱盛。

(癸)淨土宗。上述禪宗，是爲上根人說法，完全憑着自己的力量，以至開悟，叫做難行門，本宗則爲普通人說法，依阿彌陀佛的願力，一心念佛，往生淨土，叫做易行門，是爲鈍根人開一直捷門徑。從信阿彌陀之本願，與念阿彌陀之名號，卽能往生淨土，所以本宗不重理論，乃重實行。

阿彌陀譯爲無量壽無量光，阿彌陀佛，卽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在無量劫前身爲國王，聞自在王佛說法，而捨棄王位，出家爲沙門，憐念三界衆生，沈淪苦海，發四十八願，以念佛名號，爲得往生佛土之訣，並說往生後之福德神通，佛土就是西方極樂國土，也叫淨土——淨爲心，土爲境，不是別有一處地方，乃是在心境之內，所以淨土，就是佛心所證之真如體。

念佛法門甚多，不外攝衆念爲一念，化染念爲淨念，念到一心不亂，便成淨業，有三種念法：(1)覺性念——隨時覺照本性，念念相應，卽心卽佛。(2)觀相念——依觀無量壽經，與觀佛三昧海經，觀想佛身淨妙，佛相莊嚴，攝念專精，而得三昧。(3)持名念——有默持，高聲持，金剛持之各法，又分復緩念，追頂念，禪定念，參究念，四種。其法門甚多。

總之以澄清念慮，往生淨土爲究竟。

晉慧遠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卽爲此宗之始；後有菩提流支從印度來傳授於曇鸞，大業間有道綽，貞觀時有善導，都是此宗的大師。

又有地論宗。由天親所著十地論立宗，本來是華嚴經中十地品的一品，所以在唐初就併入華嚴宗了。

又有攝論宗。以無著的解大乘論爲教義，於八識之外，又立第九識，叫菴摩羅識，以第九識爲真識，第八識爲妄識，真諦解釋真如性本活動，玄奘責爲妄。

又有涅槃宗。以曇無讖所譯的大般涅槃經爲聖典，也經不少大師的發揮，後來天台宗興，此宗就成爲附屬了。

從上列的十三宗派中，可以見得佛教內容了！也可以見得這時代學術思想的趨勢。

當時文學的價值，亦佔歷史上重要位置，南北朝皆尙排偶諧聲韻，稱爲六朝文。這是由於漢末建安七子與陳思王等開其風，專講才華，不講義理，雖曰發達，其實墮落。及至唐初，尙有王楊盧駱四傑，工於駢體，韓昌黎、柳子厚，出，文體始改變。昌黎文起八代之

衰，開唐宋古文之先河。

詩亦講典雅，漸拘於格律，尙韻律對偶，沈約四聲八病的說起，愈受拘束。然而當時能文能詩的名家，如晉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晉之淵明，唐之青蓮，皆純任自然，南北朝如謝顏江任，文章華瞻，徐陵庾信稱爲徐庾體，後魏邢溫，亦屬佼佼。唐代之能詩的爲最多，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王維韋應物杜枚李商隱溫筠庭李長吉等，不勝枚舉。

至於史學，陳壽三國志，范曄後漢書，沈約撰宋書，蕭子顯撰南齊書，魏收撰魏書，以及唐太宗命諸臣編纂前史，如姚思廉的梁書，陳書，李百藥的北齊書，令狐德棻等的周書，魏徵的隋書，房喬的晉書等，皆列入正史之內。其餘若劉知幾的史通，顏師古的注漢書，皆有價值，司馬彪華嶠袁宏孫盛王隱張勃習鑿齒干寶謝沈裴松之等，於史學多所貢獻，或紀述前事，或筆錄當朝，或爲之注疏，皆史才也。

他若晉時所起的反切，元時所討論的四聲，是音韻學上的發明。自佛教輸入，採用梵音，聲音之學得所補益。至於音樂，五胡亂華後，古樂漸失，惟阮咸作月琴，宋識作拍板，至今猶傳，唐初猶無暇及於音樂，後來方參考古音，作大唐雅樂，玄宗作龍池聖壽等樂，立左右教坊，有生員二千人，樂工至萬戶，音樂乃盛，開宋元詞曲之先。

這時候書法最爲講究，晉有衛瓘、索靖，皆善草書，王羲之、鍾繇、篆隸真草諸體皆精，北朝筆意主方，世稱魏碑，也叫六朝。唐代工書的人尤多，如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張旭、顏真卿、柳公權，都是很有名的。繪畫亦有不少名家，晉時顧愷以山水名，衛協以畫佛著，南北朝則陸探微、張僧繇、曹仲達、楊子華，皆著名也。唐畫亦分南北，李思訓爲北派祖，與其子同工山水，王維爲南派祖，亦工山水。

(註一)有三部高僧傳：一爲梁釋惠皎所著，一爲唐釋道宣所著，一爲宋釋贊寧所續，三書共收羅高僧約千六百人。

(註二)佛祖生年，說至不一，有謂生於元前五五七年，有謂生於元前六八八年，此則根據最近之說。

(註三)有謂係九十六種。

(註四)佛教名詞，不易解釋，此文亦屬不勝其註，閱者可向上海靜安寺路醫學書局購佛學辭典求之。



## 五理學時代

這時代從宋朝起至明朝止，大約六百年，比較的是個最長的時期。從學術上講起來，所說的理學，是繼續兩漢的儒家學說，是發揮孔家的義理性命之學，掛起了儒家的招牌，反對六朝老莊浮屠之說，骨子裏却躉足了佛家的貨品，所以有人說他是「儒表佛裏」的學問。從漢朝儒學定於一尊起頭，似乎是應當讓儒家在學術上獨霸，那知在六朝時候，忽然跳出老佛兩個來，佔學術史上一個長時間五六百年，在儒家看來，不能不嘆「斯道之不傳也久矣。」但是從大體上看，六朝的老佛，不但在學術上有很大的貢獻，而且做了儒學的奮興劑，爲理學所以造成的背景。講到理學在學術上的價值，是中國哲學史裏一段最精透的哲學。因爲在中國哲學史上，除了老佛以外，大概都注重在人生和政治方面。怎樣修齊治平？怎樣孝弟忠信？關乎宇宙本體的探究，屬於形而上方面的部分佔得很少。理學家方纔專門談到理氣心性，說明人性與宇宙的本體，要說不受老佛的影響，誰也不能首肯。老子的所謂道，釋氏的所謂心，都屬本體論的範圍，六朝以來釋家所發明的禪理，以心傳心，道家所發明的煉養，本於一氣，都成爲理學中的重要質素。

儒家與釋老的關係，前章已略略說起，現在爲了要明了理學的背景，不能再把儒釋的關係，重言以申明之。

從羅什譯經，慧遠創社，儒家與釋家便互相接近。范甯是春秋學家，曾經從慧持受法華經。周續之通五經五緯，雷次宗明毛詩三禮，都是佛教的居士。後來達摩東來，創立禪宗，釋家儒家的往來更多。契嵩是禪宗大師，他的著作裏，大概以儒釋學說互相引證，佛之五戒十善，比於洪範五福六極，好像前此宗密以元亨利貞解釋常樂我淨一樣。他又著非韓論三十篇，力詆韓退之關佛的荒謬，當時文人都佩服他的才幹。周濂溪與佛印爲方外交，又與常總論性，討論太極，總說：『易在先天，無形有理，蓋太極卽易也，無形之理，卽無極也，天地間只是一氣，進退而爲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爲也。』這幾句話，是濂溪發明太極圖的根本。也有人說，濂溪的太極圖說，出於僧壽涯，由壽涯遞傳到穆修，穆修一面傳於李挺之，一面傳於濂溪，這種流傳，雖然不可盡信，而理學開山祖師的周濂溪，不可謂與釋家絕無關係。其餘如龜山之於常總，廬山之於福甯，伊川之於靈源，元晦之於宋杲，在兩家語錄中可以找出不少形跡。而且當時所稱爲理學家的，可以說沒有一個不出入釋老。

宋代的起初，有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三個人，他們是純正的經學家。孫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著怪說三篇，胡尤爲一代明經，不獨爲范仲淹、富弼等所贊佩，更是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徐積等所從出，提倡躬行實踐，濂洛之學，亦受他們陶成，所以這幾個入也可以說是宋學的先導。但宋學的開創者，仍須歸之濂溪，傳其學於二程，朱子又私淑二程，成一系統。邵張以外，又有陸王，卽心卽理之說，尤近於禪，可見理學的淵源，與佛老仍不無關係，不過理學家諱言釋老，且加以排斥，實則坐釋老之牀而罵釋老，亦不過掩耳盜鈴之類耳。

現在從地理和學說的關係，分了幾派，就是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張載的關學，朱熹的閩學，陸子靜別出心裁的象山學，繼之者就是明朝的王陽明，稱爲陸王之學，這是當時學派的大概，且分說之：

## (一) 濂學

濂學就是周元公之學，元公名敦頤，字茂叔，爲宋代理學開山之祖，因居濂溪，故稱濂溪之學，從孔孟以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而微言性道之學，久矣無傳。元公崛起，二程及橫渠諸儒繼而昌明之，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要推元公爲首著通書、太極圖說，其學

說以易中庸爲主，歸本於「誠」字；其曰：「誠者聖人之本，」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又繼之以「幾」字「神」字。其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他演易義，在太極之上又加一無極，本來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道就是太極，其實沒有太極可言，所以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所說太極，無非天地間一氣，氣是不可捉摸的東西，所以說是無，正如老子所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一樣的意思。

###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因爲無極這兩字，便起了不少的辯論，如同朱陸兩派，旗鼓相當，直至清末還是有

兩派的對峙。朱子說：「必犧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以下，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說：「無極二字，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陸氏以爲在太極之上，加一無極，有如疊牀架屋，所謂無者，實出於老佛；這是兩派立論的大旨。

## （二）洛學

洛學就是二程之學（註一）因爲他們是洛陽人，大程名顥，就是明道先生，小程名頤，就是伊川先生，都是濂溪的門人，他們所講的學，都是立腳在一個「誠」字上，誠己仁也，誠物智也，所以大程著識仁篇，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窮理莫先於格物，物格而後致知，推此理以立身以及平天下，無非一個「誠」字，所著定性書以「靜」「定」爲主，小程亦以不動心爲主，仍推本到仁字，亦曰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次自然豁然有覺處，其作四箴，顏子所好何學論，以視聽言動克己復禮爲求仁方法，其言性，明道則以爲天理，伊川則說性卽理，折衷孟子性善之說，荆公謂明道之學，如上璧言難行，水心評伊川舉雜而病不切，這評論是否適當姑置不論，不過他們都以昌明

儒學爲主，攻斥佛老，不知定性中所說動亦定，靜亦定，和其他的說數，有不少是從佛老而來的思想。

### (二) 關學

關學就是張載之學，雖與洛學有間，但其大旨却彷彿的，年少時喜談兵，曾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便對他說：「名教可樂，何事於兵？」給他一編中庸，又嘗求諸釋老及諸六經，講易京邸，坐擁皋比，見二程與語道學，自以爲不及，卽輟講壇，盡棄異學，終日危坐，冥心苦索，講求變化氣質之道。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所著有東銘西銘正蒙易說等篇，東銘又叫砭愚，西銘又叫訂頑，兩銘雖然同時所作，但是西銘旨意，更純粹廣大，程子說：「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求仁之學，」東銘是究心之學，所以有人說西銘乃天道，東銘盡人道，正蒙共十七篇，大旨本易以明器，以爲天地由陰陽二氣相感，所以有寒暑晝夜之循環，合理與氣爲一種，無形的叫做理，有象的叫做氣，所以天地之間，只是一氣的循環，他說「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這是橫渠學派的大概。

##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  
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  
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德曰悖，害仁曰賊，濟惡者不  
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  
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  
從而順全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 (四) 閩學

閩學，就是朱子之學，朱子名熹，字元晦，其學出於李延平和羅從彥，盡得程氏之傳；  
早年出入釋老，說者謂他的語錄，都出於禪，因爲從漢以來的儒，有志精神修養的人，不  
入於老莊，便入於釋氏，所以宋之理學，都與禪學相近，不但朱子如此。等到見了李延平，  
方纔盡棄異學，專從事於孔氏性命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以居敬爲主，四  
十歲以後，發見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以爲求聖之道，都在此二語，以涵養  
致知四字爲第一要義，涵養是德性的工夫，致知是知識的工夫，兩樣如車之兩輪，不可  
缺一，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論語言：「約禮博文，中庸言：「尊德性，道問學。」孟子

言：「養氣集義」都以涵養與致知並重的。

從濂溪著太極圖說之後，立了純正哲學的基礎，橫渠康節都著書究形而上學。明道伊川又由陰陽五行之說，推出理氣二元，做朱子哲學的本源，理就是宇宙根本的原理，同濂溪所講的太極，天地萬物都不能出此理，由理而後有氣。氣有動靜，乃生陰陽五行；又從理氣二字，推論人性，說性卽理，窮理持敬，祖述孔孟，所以有人說孔孟之學，到朱子而大定。（註二）

### （五）象山學

陸象山名九淵字子靜，總角的時候，讀古書到宇宙兩個字，便立一個解釋說：「四方上下爲宇，往古來今爲宙」（註三）並且說：「宇宙內之事，乃己分內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以爲充塞宇宙，惟有一理，宇宙卽理，理卽心，是一不是二，沒有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之分；與朱子的學識不同，互相詆諆，東萊集江浙諸友於鵝湖寺，爲之解決，既到會，象山晦庵互相辯難，連日不能決，其衝突之點，關於太極圖說的，還是無關宏旨；惟在倫理學說上的異同，却旗鼓相當，晦庵主道問學，象山主尊德性，晦庵以爲象山尊心，是禪家餘派，學者當先求聖賢之遺言于書中，修身之法，自洒掃應對始。象山以



晦庵之學爲逐末，以爲學問之道，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古人之文字而在其精神，所以他曾問晦庵「堯舜曾讀何書？」後來就分了朱陸兩派的對峙。（註四）

### （六）陽明學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其學出於象山，從宋以來的理學，陸王爲一派，程朱爲一派，象山之學，經楊敬中紹述以後，幾無傳人。所以由宋而元而明，四百年間，朱學流行很廣，等到明之中葉，陽明起來，方纔中興陸學。原來北宋理學，明道伊川，俱得茂叔之傳，而思想立論，却自不同，伊川主經驗，爲朱子所宗，明道主直覺，爲陸王所宗，因爲明道以簡易直截爲學功夫，所以陽明之學，直接出於象山，間接祖述明道，主心卽理的一元論，以爲理之一元，卽是宇宙生成變化之本，創知行合一的學說，以爲「真知未有不能行，耳聞目見而以爲知者，非真知也，漠然幻想而以爲知者，非真知也，惟實地經驗而發之於行事，而後其知乃真，苟無行，安有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這是前人所沒有說過的，因爲以前的學者，都是講先知後行，卽象山也分講明踐履做兩件事，不過陽明所講的知行，是指着爲善去惡的工夫，而歸本於良知，如孟子所說「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是先天所同具的，無論聖凡賢愚，都沒有分別，不過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

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所以聖人之學，唯在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以致良知爲學聖第一工夫，這是陽明學說的大概。（註五）

理學家，除上述幾人以外，尙有不少人才，與程張同時的，有邵堯夫及程門中之四傑：楊時、謝良佐、游酢、呂大臨等。

邵雍字堯夫，諡康節，居蘇門山百源之上，當時周程張邵稱爲理學五子，康節獨以圖書象數之學聞名。（註六）稱之爲內聖外王之道，他著了觀物內外篇、皇極經世、先天圖等書，演譯易義，歸納於象數，大旨說混成一體，就是太極，太極既分，就有動靜，從動靜生出陰陽剛柔，而後成八卦五行，所以他有許多圖說，如同先天卦位圖、八卦方位圖、六十四卦次序圖、圓圖、方位圖、四分四層圖、卦氣圖、經世衍易圖、天地四象圖、經世掛一圖、經世既濟陰陽圖、經世聲音圖，都是推演數目，叫他圖數之學，是從李挺之所傳授，李挺之是祖述陳圖南而來的，程明道說：「要學堯夫，須是二十年工夫。」又有說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實相表裏，楊龜山謂：「堯夫見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一生平以不動心三字爲工夫，蓋有取於佛氏「定」「寂」的理。」

楊時字中立，初學於程顥，後復學於程頤，爲程學正宗，稱龜山先生。朱熹張栻之學，皆本於時。初讀張子西銘，疑其近於兼愛，後聞理一分殊之理，便豁然明悟；以聖人爲人生的準的，先從致知格物下手，所以說：「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又重在研究六經，所以說：「六經者，聖人之微言，道之所存也，而欲求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舍六經于何求之？」龜山以六經爲格致之主，近乎經驗派。

謝良佐字顯道，亦學於二程，上蔡人，故稱之爲上蔡先生；以仁爲心的本體，說：「人心者，與天地一般；」以窮理持敬爲入聖工夫，所以說：「物物皆有理，窮理則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近道莫若靜——敬者，是常惺惺而法心齋；「上蔡以仁爲窮理之本，是直覺派，與龜山絕對不同，彷彿明道與伊川的分別，也與朱陸二派的所以分別相同。

游酢字定夫，與龜山初見伊川，時伊川瞑坐，二子侍立不去，等到伊川知道，天已將晚，及出門，雪深三尺，從來傳爲美談。其學說與龜山相仿，著易說，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等書，學者稱爲廬山先生。

呂大臨字與叔，初學於橫渠，又學於二程，明道語以識仁，頗能默識心契，著詩說大學說中庸說等書。

四先生外，又有胡五峯、李延平、張南軒，都是程門後起之秀（註七）朱子之學所從出也。朱子集程學大成，爲南宋理學家的傑出，其及門弟子中，也有不少知名的人，西山蔡季通，是朱門的領袖，號牧堂老人，從朱子游最久，精識博聞，更通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等學。教人以性與天道爲先，著洪範解、大衍詳說、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等書。其子九峯，亦師事朱子，朱子晚年以數理傳之，又有閩縣黃勉齋，能得師傅，有體有用，朱子以子妻之。北溪陳安卿，亦深得朱學，融會性理。

至於象山之門，雖不及程朱的興盛，然有不少踐履篤實的人，所謂甬上四先生，如楊簡、舒璘、袁燮、沈燮四人，四人當中，以楊簡所傳爲最廣。楊簡字敬中，曾任富陽主簿，象山過富陽的時候，問答有契，便定師弟之禮，曾問象山何謂本心，象山答以聽訟斷定是非，都出於本心，便悟其理，乃倡宇宙不外我心，宇宙現象變化，不外我心之變化的學說，所以說：「天地者，我之天地，變化者，我之變化，非他物也；——吾未見天地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這與象山「宇宙內事卽己分內事一樣的意思，曾經駁孟子求

放心與大學正心的話，說：『心本不邪，安用正，心不放安用求，』與禪宗六祖『菩提本無樹』一樣見解。

在朱陸兩派以外，當時有所謂第三派者，就是浙東永嘉一派。如呂東萊、陳同甫、葉正則數人，主張學以致用，歡喜談政治，是尙功利的。其於學術思想，絕不偏袒朱陸。至於魏了翁、真西山二人，是私淑朱學的。

宋以後，到元朝，屬陸派的要推吳草廬，屬朱派的有金華派金仁山、王會之、許白雲等。金華派傳到明初，有宋濂、方正學繼起，方滅族以後，也就式微了！即陸派亦散漫不能成派。永樂以後，學者自爲研究，超乎朱陸之外，各有所建樹。薛敬軒、吳康齋，於學說頗有研究，立明代學術之基。薛學少流傳，吳主苦學力行，很爲人所推重。他有三個弟子，就是胡居仁、婁諒、陳獻章。婁的著作都燒燬無傳，不過陽明是他的弟子，陳即白沙先生，是明代學者中首屈一指的，可與宋儒釐然獨立，自成系統。生平不喜著書，游放山水之間，自以爲濂溪嫡傳，於其他宋儒都不推重。湛若水是他的弟子，以爲天下無論何事，皆自然之規則。這個時候，就出了一個陽明，他的學說，上文已經說過，陽明的弟子中，徐愛早死，錢德洪與王畿於陽明心理之學，各有主張，錢以爲『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

動，知善知惡爲致知，存善去惡爲格物。』王則以爲一切都是無善無惡。還有一個王良，本是燒銀的灶丁，初見陽明的時候，他還不滿意，以爲陽明不足做他的老師，後來纔佩服，他底學問和程明道陳白沙差不多，另外有一班江西弟子，要算鄒守益歐陽德聶德羅洪先爲最。羅本不是陽明及門的弟子，心裏很想從陽明，而陽明已死了！但是他的學問，却比其他弟子爲高。陽明弟子，大概不拘禮教，放浪形骸，以爲「滿街皆是聖人」，「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道德於是乎墮落，所以後來爲亭林所痛罵。明末東林派如高攀龍顧憲成等，也是講宋學的，較陽明弟子能守規矩，乃欲以禮法移風易俗。

以上是宋元明理學的大概，在中國學術史上，是很有價值的一個時代，要知道牠的詳細，有黃梨洲的宋元明學案可讀。

此外在文學上宋有三蘇歐曾等的文，有西崑體江西派四靈派的詩，自宋而元的詞曲小說評話戲曲，都爲時代上的傑作。明有劉宋歸等古文，李王七子的詩體，以及什廛臺閣體公安體竟陵體等詞章，都有相當的價值。

宋代史學，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爲編年史的大觀，此外如鄭樵通志，朱子綱目，亦爲巨著。歐陽修的新唐書，新五代史，托克托的宋遼史，宋濂的金元史，更是二十四史中的

正史，一時的傑作。惟當時的學風，都帶着些理學的色彩，無論其爲文爲詩，或討論到義理，或發揮到心性，司馬光以數理解釋宇宙，仿揚雄太玄作潛虛，王安石論性情均一，由倫理而及于本體，蘇東坡與胡文定皆論性，主無善無不善，這是一個例證。

這時代也有幾個書畫名家：如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的書法，皆名重一時；米芾、趙孟頫、文徵明、董其昌皆兼書畫之長；徽宗花卉人物，尤神妙；李成、董源、巨然、李公麟皆有宋名手；元代有四大家之外，尤有迂倪、明之解縉、王冕、王履、沈周、唐寅皆著名也。元代戲曲爲特別產品，當時分南北派：南派則以高則誠琵琶記，北則以王實甫西廂記爲最著名。此外如施耐菴之水滸傳，與明羅貫中之三國演義等，尤爲有名的小說。

(註一) 明道爲直覺派，陸學所從出。伊川爲經驗派，朱學所從出。

(註二) 朱子以傳聖學自任，與昌黎的意義差不多。

(註三) 此說非始於象山，淮南子早言之，莊子「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意義亦同，宇卽空間，宙卽時間。

(註四) 朱陸辯論，往來書函甚多，見宋儒學案，然爲學問而辯論，不傷友誼。

(註五) 陽明學說，主張有三：一曰心卽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致良知。

(註六)圖數之學，雖近迷信，然有精深之理，亦專門學問也。

(註七)朱子年三十，再見李延平，盡棄異學。



## (六)考據時代

中國學術，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特色；兩漢的經學，六朝的佛學，宋明的理學，清代考據學，都有時代上的價值。不但如此，而且後一時代的出品，必較前一時代爲更精進，佛學不必說，卽就經學理學考據學論，名目雖不同，其實都是儒家的學問，從一條線索來的。漢代所講的，是章句訓詁之類，宋朝却講到微言性命方面，從哲學上評牠的價值，自然高深得多，到了清朝，他們的研究愈加精深，把前人已經討論過的學術，發揮的發揮，糾正的糾正，所發見的新領域，愈見其廣大，內容的分析，愈見其詳細，梁任公所謂『如剝春筍，愈剝則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則愈有味』，正足以形容清代學問家研究的精神。

講學問不能無爭論，惟其所爭愈劇，則進步愈多，先秦學術的所以蔚爲全盛，正是爲了派別繁多，競爭劇烈；厥後儒學一尊，百家悉摺，外來的競爭既無，內部的競爭乃起；漢有古文今文的爭，宋有朱學陸學的爭，清有漢學宋學的爭，清的末期，又有古今文的爭，因爲有這樣的爭，所以有深而窄的研究和發表。從精神科學方面講來，自然不能不令人佩服；然而從自然科學方面講來，似乎前人所斤斤不憚煩勞，所耗費的工夫，於實

際生活毫無裨益，徒然在故紙堆裏翻來覆去，若然移這種精神研究自然科學，所成就的功効，必不止此。這句批評，實在很對，很中肯。不過當時的時代性，把人們的思想驅逐在這一條路上，這又不能不歸咎到政治上去，從漢代以祿利誘人治經，不許學者稍出範圍，此後便成爲一種遺傳的限止的法律，清代在學術上的壓迫，尤其如此。（註一）所以我們處今日的時代，決不能太過用主觀的責備。但是歷代學問家把研究的結果，遺於後世，爲後世學者開出許多門路，也不能不感謝他們的厚貺，清代所遺我們的產業更多。

四庫書中所佔最多的部分是集，而集部中所佔最多的作品要算清儒，清儒對於各科的著作，最多的是釋經，其次則爲小學，史學，金石學，音韻學，曆算學，地理學，目錄學，等等，當得起所謂汗牛充棟的形容。書目繁多，浩如瀚海，學者能自備四庫書目提要，或者張文襄的書目答問，就可以按圖索驥了。在書目答問的後面，附刻着『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把清代幾個重要的學問家，分立幾部分：第一是經學家，自顧炎武以下共有二百另二人，中間分出漢學家與宋學家。第二是史學家，自黃宗羲以下九十八人。第三是理學家，自孫奇逢以下二十二，中間分程朱派陸王派。其餘如小學家文選學家中

西算學家校勘學家金石學家古文家駢體學家詩家詞家經濟家。不下四百人。這些人都有他們的專門著作，這樣，當時著作之盛也可以想見了。

說到當時的學術，章太炎煊書裏有一篇清儒，說得很詳備，約四千多言，文長不及備錄，茲節錄一二，以備參考：

『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楷，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紆死，而其術近工眇蹕善矣，始故明職方郎崑山顧炎武，爲唐韻正易詩本音，古韻始明，其後言聲音訓詁者稟焉。太原閻若璩，撰古文尙書疏證，定東晉晚書爲作僞，學者宗之。濟陽張爾岐，始明儀禮；而德清胡渭，審察地望，系之禹貢，皆爲碩儒。然草創未精博，時糅雜宋明闕言。其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閩，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先棟時有何焯、陳景雲、沈德潛，皆尙洽通，雜治經史文辭。至棟，承其父士奇學，揖志經術，撰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尙書考、左傳補注，始精眇，不惑於謬聞。然亦汜濫百家，嘗注後漢書，及王士禎詩，其餘筆語尤衆。棟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聲爲尙書集注音疏，蕭客爲古經解、鉤沈，大共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而王鳴盛、錢大昕，亦被其風，稍益發舒，教於揚州，則汪中、劉台拱、李惇、賈田祖，以次興起。蕭客弟子甘泉、江藩，復繼續周易述，皆陳義爾雅，淵乎古訓是則者也。震生、休甯，受學婺源江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其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凌廷堪、三胡者。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翬也，皆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震又教於京師，任大椿、盧文弨、孔

廣森皆從問業，弟子最著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爲六書音韻表以解說文，說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理解。授子引之，爲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解，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近世應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樾爲古書疑義舉例，辨古人稱名，牴牾者各從條列，使人無所疑眩，尤微不至。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漢世凡將急就之儕也。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參密嚴，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諸學殊矣。然自明末，有浙東之學，高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餘姚、黃宗義，稱說禮經，雜陳漢宋，而斯同獨尊史法，其後餘姚邵晉涵、全祖望繼之，尤善言明末遺事。會稽章學誠爲文史校讎、諸通義，以復遷固之學，其卓約過史通而說禮者，羈縻不絕。定海黃式三傳浙東學，始與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禮書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漸江上下諸學說，亦至是完集云。——初，太湖之濱，蘇常、松江、太倉諸邑，其民佚麗，自晚明以來，喜爲文辭，比興，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瀏覽而無紀綱，其流風徧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尙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戴震起，休甯、休甯於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遂，言直褻而無溫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爲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儒始交惡。而江淮間治文辭者，故有方苞、姚範、劉大櫚，皆產桐城，以效法曾鞏歸有光相高，亦願尸程朱爲後世，謂之桐城義法，震爲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故尤被輕蔑。範從子姚鼐，欲從震學，震謝之，猶亟以微言匡飭，鼐不平，數持論詆擊學殘碎，其後方東樹爲漢學商兌，衛韋益分。陽湖、惲敬、陸繼輅，亦陰自桐城受義法，其餘爲儷辭者衆，或陽奉戴氏，實不與其學相容，夫經說尙樸質，而文辭貴優衍，其分

涂自然也，文士既已嬰蕩自喜，又恥不習經典，於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爲瑰意眇辭，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詩齊，尙書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詩馬鄭尙書，然皆以公羊爲宗。始武進莊存與戴震同時，獨喜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辭，猶稱說周官，其徒陽湖劉逢祿，始專主董生李育，爲公羊釋例，屬辭比事，類列彰較，亦不欲苟爲恢詭，然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說釋，及長洲宋翔鳳，最善博會，牽引飾說，或采翼奉諸家，而雜以纖緯神祕之辭。翔鳳嘗語人曰：『說文始一而終亥，卽古之歸藏也，其義瑰瑋，而文特華妙，與治樸學者異術，故文士尤利之。』道光末，邵陽魏源，夸誕好言經世，嘗以術奸說貴人，不遇，晚官高郵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爲名高，然素不知師法略例，又不識字，作詩書古微，凡詩今文有齊魯韓。書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擊如仇讎，源一切撮合之，所不能通，卽歸之古文，尤亂越無條理。仁和龔自珍段玉裁外孫也，稍知書，亦治公羊，與魏源和稱譽，而仁和邵懿辰，爲尙書通義，禮經通論，指逸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矯造，顧反信東晉古文，稱誦不衰，斯所謂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爲姚易卓犖之辭，欲以前漢經術助其文采。不素習繩墨，故所論支離自陷，乃往往如讖語，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贊論語，爲有師法，而湘潭王闈運，並注五經，闈運弟子，有資州廖平傳其學，時有新義，以莊周爲儒術，說雖不根，然猶愈魏源輩絕無倫類者。

此文已將清代學術，大略包括，而梁任公推廣他的意義，所著清代學術論文，至今已三易纂例，（註二）最近則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更爲詳細通俗，爲研究清

代學術最有系統的作品。

研究清代學術，第一個問題，必先知漢學與宋學的戰爭；本來什麼漢學與宋學，都不成問題，但是清代學術界最初揭櫫的旗幟，就是顧炎武的『經學即理學』，起初向着王學下攻擊，第二步乃向理學下攻擊，不問其爲陸王爲程朱，有犁庭掃穴的決心，果然理學的氣燄，漸漸沉熄，而鮮明的漢學旗幟乃飛揚。

漢學與宋學的不同何在？漢學講訓詁，制度，義例，等等，而分古今文的家法。宋學講義理，心性等等，而分程朱陸王的派別。自陽明祖述象山，揭櫫良知之學，晚明學風，頗佔勢力。清代起初，尙有孫奇逢李中孚等以維持舊學爲己任，所以當時所稱爲理學家的，李中孚李紱爲純粹的陸王派；陸世儀張履祥張伯行陸隴其等，爲純粹的程朱派；孫奇逢魏象樞湯斌，爲陸王兼程朱的調和派。此外如羅有高，汪縉彭紹升，是理學家而又明佛教經典的。當時所稱爲漢學家的，顧炎武張爾岐胡渭閻若璩惠棟莊存與戴震王念孫汪中龔自珍魏源等，爲純粹的漢學家。黃宗羲王夫之萬斯同江永陳祖范姚鼐崔述等，爲調和的漢學家。其實所謂漢學家，已非漢代學術的本來面目，而適成其爲清代的經學，簡柘之爲清學——爲樸學——爲考據學。

其時對於清學宋學的界限，辨之極嚴。江藩著漢學師承記，附宋學淵源記于後，何人爲漢學家？何人爲宋學家？可以一目了然。江藩本爲漢學家，對於宋學家，自不免有奴主之見，其對於大名鼎鼎的黃宗羲顧炎武二人，猶以其非純粹漢學，抑之於卷末，且說：『黎洲乃叢山之學，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爲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爲宗；故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區別之嚴如此。

清學既以復漢爲標幟，漢儒今古文的辯論，自必隨之而起；自閻若璩古文尙書疏證，專攻晉出之僞古文，晚清今文學家，乃攻漢出之真古文，魏源劉逢祿莊存與龔自珍等，都爲今文健將，近世康有爲著僞經考，尤不信一切古文。

是以推翻宋學的健將，要推顧炎武與胡渭，顧嘗說：『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胡著易圖明辨，將圖與易，分而爲二，使知宋學與孔學的不同。至於推翻古文的健將，要推閻若璩，斷定古文尙書的僞，康有爲且斷定一切古文皆僞。質言之：清學之所以爲清學，卽漢學家與今文家佔勝利的徽號。有清二百餘年，關於經學的著作，真是汗牛充棟，阮元的皇清經解，王先謙的續

編，所搜羅當時的著作家，多至百五十七家，尚有爲兩經解所未曾搜羅者，略舉其概：

（易）除胡著易圖明辨外，又有黃宗義的易學象數論，乃弟宗炎的圖書辨惑，毛奇齡的河圖洛書原舛，仲氏易，惠棟的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張惠言的周易虞氏義，易義別錄等，焦循的易章句，易通釋等。

（詩）則有陳啓源的毛詩稽古編，朱鶴齡的毛詩通義，胡承珙的毛詩後箋，馬瑞辰的毛詩傳通釋，陳奐的詩毛氏傳疏，姚際恆的詩經通論，崔述的讀風偶識，方玉潤的詩經原始，魏源的詩古微，馮登府的三家詩異文疏證，陳左海的三家詩遺說考，嚴鐵橋的輯韓詩等。

（書）除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與毛奇齡的古文尚書冤詞外，則有姚際恆的尚書通論，程廷祚的晚書訂疑，段玉裁的古文尚書撰異，魏源的書古微，陳喬樞的今文尚書經說考等。

（禮）關於周禮的，則有江永的周禮疑義舉要，沈彤的周官祿田考，段玉裁的周禮漢讀考，莊存與的周官記，周官說，徐養原的周官故書考，王聘珍的周禮學，孫詒讓的周禮正義，戴震的考工記圖注等。關於儀禮的，則有張爾歧的儀禮鄭注句讀，凌廷堪的禮釋例，張惠言的儀禮圖，邵懿辰的禮經通論，胡培塈的儀禮正義等。關於禮記的，則有杭世駿的續禮記集說，姚際恆的禮記通論，郭嵩燾的禮記質疑，皮錫瑞的王制箋，康有爲的禮運注，劉光蕡的學記臆解等。關於大戴記的，則有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汪照的大戴禮記補注，王聘珍的大戴禮記解詁，黃模的夏小正分箋，夏小正異義，阮元的曾子注釋等。此外又有徐乾學的讀禮通考，秦蕙田的五禮通考，黃以周的禮書通故，惠士奇的禮說，江永的禮書綱目等。

（春秋）關於左氏傳的，則有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記，劉文淇父子的左傳正義。關於公穀的，則有孔廣森的



公羊通義，莊存與的春秋正辭，劉逢祿的公羊何氏釋例，王闈運的公羊箋，康有爲的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鍾文丞的穀梁補注，侯康的穀梁禮證，柳興恩的穀梁大義述等。

其餘關於四書類，則有閻若璩的四書釋地，翟灝的四書考異，劉寶楠的論語通義，焦循的論語通釋，簡朝亮的論語集註述疏，江永的鄉黨圖考，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等。筆記類中如顧炎武的日知錄，陳澧的東塾讀書記……等，以及當時經學家的文集中，說經之文佔大部分。還有如朱彝尊的經義考，臧琳的經義雜記，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讀書雜誌，廣雅疏證四種，俞樾的羣經平議，尤爲研究經學不可少的書。關於十三經注疏的新疏有十餘家，如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江聲的尚書集註音疏，王鳴盛的尚書後案，簡朝亮的尚書集注述疏，焦循的孟子正義，陳奐的詩毛氏傳疏，胡培翬的儀禮正義，陳立的春秋公羊傳義疏，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劉文淇的左傳舊注疏證，孫詒讓的周禮正義，皮錫瑞的孝經義疏等。

綜觀上述書目，已經可以看見清代經學家的貢獻（註三）現在且略舉幾個當時的代表人物：

崑山顧炎武，字亭林，爲破壞明學的首出人物，其痛斥王陽明，則說：『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從此王學漸熄，雖還有爲理學堅守壁壘效死勿去的，如孫李

等人，但這時的學風，也返到宋朝，自託於程朱之徒，炎武未嘗攻程朱，因為他不承認理學的獨立，其生平著作，以日知錄爲精力所集注之書，對於清學術建設方面，有三種要素：第一創作的精神。他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其所著書，以蹈襲古人爲極可恥，所以他說：「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第二，搜集證據。他論一事必須舉證，所舉證據尤必衆博，他曾說：「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佐證，而後筆之於書。」第三，致用。其學以實用主義爲標的，學問原求合乎社會之用，「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此炎武所以爲清學派的開山鼻祖。

德清 胡渭 字 臚明，著 易圖明辨。大旨辨宋以來所謂河圖洛書，傳自邵雍，雍受於李之才，李受於陳搏，不是義文周孔所有，和易義無關，他的根本要義，是把易與圖分爲兩事，不但宋之理學，給他一言道破，就是宋以前的儒學，以陰陽五行纖維之說解經說理，足以惑世誣民汨靈窒智的邪說，亦一一爲之揭破，實在是思想界的革命家。

太原閻若璩 字 百詩，著 文古尙書疏證，專辨東晉晚出的古文尙書十六篇及同時出現的孔安國尙書傳爲僞書，千餘年來，全國學子人人習誦，視爲神聖的尙書，竟毅然

辭而闢之，非大勇不能，况從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以後，國人對於六經，只許徵引，只許解釋，不許研究批評；雖宋之朱子，元之吳草廬，曾疑其僞，然大概不敢稍涉擬議。（註四）閻氏以人家奉爲神聖不可犯者，研究之，批評之，叫人知道一切經文經義，皆可以研究批評，後來就有今古文經對待研究，六經諸子對待研究，實在是思想界的解放。

餘姚黃宗羲字黎洲，少受學於劉宗周，完全是明學，到了中年以後，方嚮改變，他說：「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抵，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用於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大抵清代經學之祖要算炎武，史學之祖當算宗義所著的明儒學案，實是學術史的第一種。又好治天算，全祖望說：「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爲不傳之祕，而不知宗義實開之。」最有影響於近代思想的，就是明夷待訪錄，其中原君原法等篇，如何痛斥君權，在今雖很普通，但在專制積威之下，敢大膽創此論調，實在可貴。宗義入室弟子，有萬斯同，獨力成明史稿，說者稱爲遷固後一人，全祖望亦私淑宗義，章學誠亦以史學著名，都是宗義的。（註五）

衡陽王夫之字船山，學無師承，國變後遁跡深山，無所知名，攻王甚力，曾說：「姚江之學橫玷聖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爲要妙，竄入其禪宗，尤爲無忌憚之至。」遺書

中這一類的句子很多，都是因爲明學的敝，欲挽而返到宋，所以于橫渠的正蒙，獨推尙他，著書很多，讀通鑑論，宋論，往往有新解，其張子正蒙注，老子衍，莊子解，都是覃精之作，他注正蒙有一新的見解，說：「天理卽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現，」真是發宋元以來所未發，其後戴震學說，實從此衍出。劉獻廷很推重他，謂「天地元氣，聖賢學派，僅此一線，」譚嗣同曾亦說：「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博野顏元字習齋，生於窮鄉，飽經憂患，對於舊思想的解放，最爲澈底，以爲學問之道，不能向書本上或講堂上求的，當在社會日常行事中求，所以說：「人之認讀書爲學者，固非孔子之學，以讀書之學解書，並非孔子之書，」又說：「養身莫善於習動，夙興夜寐，振起精神，尋事去做，」生存一日，當爲生民辦事一日，」爲做事故求學問，做事卽是學問，舍做事外別無學問，其提倡實踐，與現在的教育新潮最爲相合，弟子李塨，王源，都能實踐其教。（註六）

大興劉獻廷字繼莊，著有廣陽雜記，擅輿地音韻之學，曾著新韻譜，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先立鼻音二，以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

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齊，於是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計三十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五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我國自唐釋守溫創三十六字母，分發聲類爲唇喉顎齒舌等音，直至民國七年教育部始頒行注音字母，不知中間有研究極精的劉氏，惜其書未傳。

元和惠棟，字定宇，世傳經學，父名士奇，深明經術，棟受家學，愈宏其業。其學以博聞強記爲入門，以尊古守法爲究竟，凡古必真，凡漢皆好，以善易名，其治易於鄭玄的爻辰，虞翻的納甲，荀爽的升降，京房的世應，飛伏等說，一一爲之疏解，汪中說是「千餘年不傳之絕學」，著易漢學，九經古義，古文尙書考等十餘種，錢大昕說：趙岐，馬融不能及。

休寧戴震，字東原，受學於江永，十歲受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師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此種精神，實在是科學的精神，戴氏童年已具此本能，所以他能完成建設之業，他曾

經說：「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亦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揆擊前人以自表暴，卽依傍昔賢以附驥尾。」這就是戴氏爲學的精神，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戴與惠的不同，惠不過淹博，戴則識斷而精密，因爲戴學在乎求真，曾經說：「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爲真知也。」其最精者爲小學、曆算、水地；著書凡數十種。最得意之作，就是孟子字義疏證。

太倉吳偉業，字梅村，長於詩，爲清代詩學家首屈一指，多悲涼之作，論者比爲庾信，有太倉十子詩選，又工於畫。

婺源江永，字慎修，專心十三經注疏，尤精三禮，桐城方苞，荆溪吳絨，嘗以禮經質疑，戴震曾受業焉，著書十餘種，以聲音曆算爲最多。

宣城梅文鼎，字定九，精曆算之學，難讀之天文書，必求其解，甚至廢寢忘食，著天算書八十餘種，稱爲梅氏叢書。其弟文鼐，文雁亦精曆算。

桐城方苞，字望溪，說經推衍程朱，文效韓歐，爲桐城派古文學家之祖。姚鼐劉大櫟等繼之。與桐城對立者，有陽湖，惲敬字子居，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近法家言，世稱爲陽湖派之祖。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稱西河先生，明亡，薙髮隱山中，康熙時纂修明史，其辨正圖書，排擊異學，尤爲有功經義，工駢體。著書約五十種。

鄞縣全祖望，字謝山，學無不通，有氣節，不與俗伍，修宋元學案，又著地理書十餘種。  
金壇段玉裁，字懋堂，講求古義，尤精小學，嘗著說文解字注，及六書音韻表。與王念孫父子同受業於東原。王念孫高郵人，字石臞，幼有神童之目，通聲音文字訓詁等學，曾著廣雅疏證，尤精校勘，著讀書雜誌，正古書傳寫之誤。其子名引之，字伯申，傳父學，精博過惠戴。著經義述聞等書。（註七）

江都汪中，字容甫，曾入畢沅總督兩湖幕府，校四庫全書，治漢學。服膺顧胡惠戴諸人。文尙六朝，著書十餘種，以述學內外篇爲最有名。

大名崔述，字東壁，治經學，考據如漢儒，辨析如宋儒，著書三十餘種，考信錄爲最聚精力之作。

儀徵阮元，字芸臺，設學海堂於粵省，設話經精舍於浙江，校刊十三經注疏，曾著經室集。

仁和龔自珍，字定菴，爲今文學健將，通公羊春秋，又長地理，爲文沈博奧衍，自成一

家邵陽魏源，字默深，亦今文學家，時人稱爲龔魏，熟掌故，精地理。

德清俞樾，字蔭甫，治經效法高郵王氏，正句讀，審字義，爲一時樸學之宗。有春在堂五百卷。

湘鄉曾國藩，字滌笙，爲人公忠誠樸，以爲爲學之道，義理考據詞章三者當並重，其古文爲一代所宗。

南海康有爲，字長素，著新學僞經考，以爲凡古文皆出劉歆僞作，使學者對於一切古書，皆從新估定，影響極大，又著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

瀏陽譚嗣同，著仁學，欲將科學哲學宗教治爲一爐，而更使適於人生之用，排斥尊古觀念，嘗曰：「古而可好，則何必爲今之人哉！」仁學下篇，多講政治，其論國家起原與民治主義，與盧騷民約論多所暗合。

新會梁啓超，爲中國刊行雜誌之創導者，創時務報、新民叢報，文字平易暢達，縱筆所至，爲文體上之大改革，稱之謂新文體，排滿共和之思想，賴以宣傳，又著有飲冰室，裨益於學者不少。

飲姚章炳麟，精治小學，亦大倡種族革命論，所著有國故論衡，又著莊子齊物論釋，



用佛學解老莊，爲近代明星。

上述的幾家，乃從各派學說中舉一二人以爲代表，可以看出這時代人才之多，也可以看出這時代學說之盛。除經學以外，又有史學，張玉書、陳廷敬、王鴻緒等十數人編纂明史，爲當時的偉著，畢沅著續資治通鑑，蔣良驥的續東華錄，馬驥的繹史，萬斯同的歷代史表，齊召南的帝王年表，都爲史學界的鉅製。最著者則黃宗羲的宋元明儒學案，爲中國有學術史的濫觴。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都爲著名之作。文學有散文，韻文的不同。散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等爲冠，後來分方苞、姚鼐等爲桐城派。惲敬、張惠言等爲陽湖派，其不立宗派的，如汪中、包世臣、龔自珍、曾國藩等，都善爲古文。韻文以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禎、朱彝尊等爲冠，北有宋琬，南有施閏章，後有袁枚、蔣士銓、趙翼、王文治、吳錫麟、張問陶等，或長於詩，或長於詞，若毛奇齡、胡天游、凌廷堪等，都善駢文，而以胡天游、邵齊燾、洪亮吉爲最。

至於洪昉思的長生殿、傳奇、孔尚任的桃花扇、傳奇，爲戲曲名著，曹雪芹的紅樓夢，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爲小說的名著，金聖嘆的批評，尤爲小說界生色不少。

曆算之學，這時亦很盛，分中法與西法。中法派，如閻若璩、楊光先、孔廣森等；西法派，

如薛鳳祚、游藝、李光地等中西調和派，則有王錫闡、梅文鼎、陳厚耀等。

至於金石、小學、地理、聲音之學以及各種書畫醫藥等藝術，亦都有可觀，茲且從略。

(註一) 清代文字之獄，共有六次；最大者爲江浙兩大獄：一爲莊廷鑑明史稿案，一爲戴名世南山集案。

(註二) 一飲冰室文集中有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篇，其第八章專論清代學術：二中國學術史。

第五種清代學術概論：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最近刊於東方雜誌。

(註三) 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十二號。

(註四) 韓文公所謂『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

(註五) 顧黃皆志在經世，鑒於異族入主中華，欲以學術挽救漢族，故謂爲經世派。

(註六) 顏學主刻苦力行，近於墨子，亦與西洋「斯多噶派」相仿。

(註七) 段王皆小學家。

## (七)新學時代

### 甲西學輸入

中國的學術史上，有一種特別的優點，就是洪量的歡迎外學，例如先秦時歡迎南方思想，漢以後歡迎印度思想，都是叫中國學術上發一異彩，海禁既開，西洋學術，隨商舶橫渡太平洋而來，乃爲西學輸入時代，可以把這時代分二時期：

第一時期在有明之季，耶教東來，有意大利教士利瑪竇傳教廣東，後至北京，建天主教堂，是爲中國有教堂之始；曾獻萬國地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當時人很以爲奇怪；神宗嘉其遠來，假館授餐厚賜之，住在中國三十年，譯著書籍，介紹泰西科學有乾坤體義，辨學遺牘，二十五言，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西槩曲意，交友論等書；又譯幾何原本，這是西學輸入的開始。後有德國教士湯若望，在明天啓時傳天主教於中國，精科學，明曆法，熹宗用之，修正曆法，崇禎末令鑄大礮二十尊，抵禦滿兵；後來到清世祖時候，非常寵遇，爲欽天監，監正，用新法授時，著有曆法西傳，新法表異二書。同時如意人龍華民，鄧玉函，善天文曆算，同撰新法算書，又著奇器圖說，五經算經等書；意人羅雅谷初傳教於西安，後與湯氏應召至京，修正曆法；可知西學的輸入，乃由於教會，而教士傳教之餘，或設學校，

或譯書籍，又不能不藉華教徒的相助，其最有功於介紹科學的華人，要推徐光啓、李之藻爲首。

徐光啓，上海人，從意大利 瑪竇學天文算法、火器，尤精於曆，與龍鄧等修正曆法，初仕明爲禮部尙書，入閣參機務，爲中國精究西方科學的第一人，譯著書籍甚多，最著者爲幾何原本前六卷，其後七卷，經後來同治時同文館教習海甯 李善蘭所譯，此外又譯新法算書三十種，一百三卷，原名崇禎曆書，天學初函，器編三十種中，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旬股義、測量異同等，皆爲徐氏所譯，其餘有譯自李之藻、熊三拔等。徐氏爲天主教徒，受洗後更名保祿。

李之藻，仁和人，萬曆進士。與徐光啓篤信西洋利瑪竇之學，刻天學初函、理器兩編；理編爲西學凡辨學遺牘二十五言，天主實義、交反論、畸人十篇、七克、雲言蠡勺、職方外紀九種；器編爲幾何原本、泰西水法、渾蓋通憲圖說、同文算指、圓容較義十種等書；又譯名理探爲名學最初之譯本。

此外有年希堯著視學測算刀圭面體比例便覽，對數廣運，萬數平立方表，算法纂要總綱，羅士琳著比例會通，春秋朔閏異同，句股截積算術，徐朝俊著高厚蒙求，中星表

儀器圖說，又嘗自製鐘表儀晷諸器，爲巧匠所不及。

這是西學輸入之第一時期，所散布於中國者，則爲天文算學，其時中國士大夫研究天算者，凡治經以外，必兼通之，從利瑪竇入中國後，學者見其方式與古九章不同，乃斥爲異學，其實理無大異，不過方式不同罷了。——若三角比例，中法所無，而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如王錫闡、梅文鼎、江永、戴震，著書甚多，從此西學乃漸漸興起來了！

第二時期，從嘉慶以後，地理學又經天主教輸入，始知天下之大，有五大洲，雖前次研究地理學者，如顧炎武、劉獻廷、楊守敬、全祖望，等著作甚多，但多限于中國一國，及世界地圖出現，莫不瞠目結舌，始知中國所佔地爲全球的少數，從此研究範圍乃愈擴大，其後有醫學、格致學、兵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等等，次第橫渡太平洋而來，亞東大陸之上，原來我國人不知世界之大，從英法起釁，五口通商以後，方明白中國以外，還有他國，中學以外，還有他學，也知道中國本來的學術，不足以應世界潮流，所以有廢止科舉，廣設學校，選派青年，出洋留學，泰西科學，便至於全盛。這一期中，教會在學術界上的貢獻，實在不少，傳教之士，以開設學校爲第一任務，青年入學，因而造就的更不少，當時學校中所用的天文地理格致物理算術音樂等課本，都仰給于教會中人的譯著，咸豐十年

在北京設立同文館，延西人爲教習，教授英法德俄四國文字，以天文化學算學格致醫學等爲科目，同治初曾國藩創造江南製造局于上海，繙譯泰西科學書籍甚多，所譯書都出自李善蘭華蘅芳二人之手。李善蘭，海甯人，字任叔號秋舫少治訓詁，於算學用心尤深，精到的地方，不讓西人，充同文館算學總教習，著則古昔齋算學十三種，補譯幾何原本後七卷。華蘅芳，金匱人，字若汀，研精算學，深明格致，曾國藩創設機器製造局，多所贊畫，繙譯館開，任譯算學地質學成書十二種，如行素軒算稿，代數術，三角數理，地學淺識，微積溯源，算式解法，防海新論，御風要術，測候叢談，代數難題，金石識別，行素軒文存等。

這時西人中如林樂知專門譯著書籍，所辦萬國公報，實爲中國學術界轉機的導線，所著五大洲女俗通考，可以說是世界的人文地理，關於他種科學的著述，實在不少；還有李提摩太之安等，都是教士，而兼譯著事業的。他們所著的書，散見於教會幾書局中，如廣學會，聖教書會，協和書局等，華人任譯著事業的亦不少，要以嚴又陵的穆勒名學，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爲最著，其餘如梁啓超，蔡元培等，所介紹的西洋學說，乃至汗牛充棟。

總之西學輸入，影響於中國學術界很大，所收效果，也是不小，關於天文算學地理醫藥格致等學，都從教會機關譯著而來，起初因為譯文淺顯，每爲士大夫所詬病，然若史學兵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等，譯者每多思想高尚，學問淵博的人，所以一書之出，每風行全國，不獨學術界上得其實益，就是思想界上，也大得幫助，什麼民權、自由、平等、種族、等種種主義，灌輸於國民腦中，因此發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一般國民起而謀種族的革命，「文字收功日，神州革命潮」是乃近時思想界之一大效果。種族革命既已告終，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將繼之以起，所謂聯省自治，所謂勞工神聖，種種新生問題，無非鑒於西方已呈的成效，歸功於文字的鼓吹。一切改革之中，最大而最有力者，要算文學上的變更，自從北大胡適等樹文字革命的旗幟，主張國語的文學，不到三年，已經風行全國，就是所謂語體文，還有新流行的新詩體，與散文詩，也是文學上的大改變，因爲鑒於世界各國的文言一致，退而謀中國的白話文體，也是時勢潮流所造成的，不過這一問題，不但是很大的問題，也是開了一個新時代，所以把他另外列爲一個時代！

## 乙文學改革

從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與「八不主義」，文學界的空氣，大大的發生了變動；因爲一般研究文學的人，覺得中國的文學工夫，專門做在皮相上面，什麼調子——詞面——等等無謂的格律，在一切思想——實質——上，重重的加上多少桎梏；所以經北大的一班人登高一唱，便如響應的利起來；但也有唱反對論的，以爲白話詞費，不若文言簡括，白話粗陋，不若文言優美；其實白話文與文言的區別，從實質方面講，文言往往不能表出人類真意，就是極意形容，總是籠統含糊，不能十分明瞭，白話文可免去此病，要有話說，方纔說話，說我自己的話，不說別人的話，說有意思的話，不說捕風捉影無關緊要的話，從形式方面講，文言是呆板的，白話文是活潑的，文言是矯揉造作的，白話文是出于自然的，從名稱方面講，文言文是國文，白話文是國語，一方面把國語的程度提高，一方面把文理改淺，漸漸達到言文一致；所以白話文成功了今時代的特產，一切的報章雜誌著作，幾乎都用白話文了！

究竟白話文是不是新產品？不是的，因爲中國白話文的歷史，由來已狠遠了！三四千年以前，所有的文章，何嘗不是當時的白話？不過到了後世，對於古時的說話，完全不



同。就說他是古文；其實當時的康衢擊壤、卿雲明良、南風喜起等歌，都是俗語；還有夏諺、商頌都是童謠；就是詩經上的風，是平民的說話，雅頌是官僚的說話，當時那些說話，口氣很順，有天然的音節，所以後人就叫他是詩。到了周朝以後，那些文人，掉弄筆墨，變本加厲，改爲什麼詞呀，賦呀，駢體呀，排偶呀，堆垛字眼，講究詞調，文章的價值，日愈墮落，言文的距離也愈走愈遠了！到了唐朝，有一個文學上的革命家，他把六朝靡麗的習氣，一掃而空，創一種平淡的散文，雖然不是完全白話，究竟從舊習慣中改革過來，也不是容易的事，是誰？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後來宋朝的語錄體，雖和現在的白話不同，但却是當時的說理白話文。元朝蒙古人做中國皇帝，在那時的文告，不但用兔兒虎兒紀年，更是用白話紀敘事實。宋朝以後，又產生幾部極有價值的白話小說：施耐菴的水滸傳、王實甫的三國演義，這兩部書：一是寫英雄的本色，一是寫戰爭的狀況，在我們舊小說中很有價值的。還有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不但是白話小說中的聖品，更是白話文的唯一模範，到了現在，不論日報、雜誌、教科書、招貼、廣告、信札，以及高深的學問，十九是用白話文體，再過幾年，白話文必要佔全部分勢力，成功中國普通的文字，叫文言文退處於無權了！

胡適又主張一種白話新詩體，他自己著了一本嘗試集，破除從前舊詩的格律，不用韻，不調平仄，不限止字數，在舊拘束中得大解放。因為詩本天籟，發表人的思想的，詩三百都是當時人的自由歌謠，都是白話詩，就是什麼木蘭辭，孔雀東南飛，也都非常自然。沈休文創四聲八病之說，詩便束縛，以後更有律絕的桎梏，就沒有自由了！非七言五言，或絕或律，不得稱爲詩，其實古詩中何嘗有此拘束，不要說古詩十九首，蘇李河梁等，近於白話，卽邵雍擊壤集中得失吟說：「人有賢愚，事無巨細，得不艱難，失必容易；」多事吟說：「多事招憂，多疑招悶，多與招吝，多取招損；」傷心行說：「不知何鐵打成針，一打成針只刺心，料得人心不過寸，刺時須刺十分深；」豈不都是白話麼？詞的格律比詩更嚴，但也有不少白話詞，管夫人與趙子昂的愛情詞，黃山谷的歸田樂，石次仲的惜多嬌，都是白話，所以白話爲詩，是有先例的，胡適曾經有二篇文：「我爲什麼要做白話詩？」談新詩；」因此創出新詩的體來，就有好多人，隨着做去，如康白情的女工之歌，周作人的小河，劉半農的學徒苦，都是有聲有色的著作；此外有沈玄廬戴季陶沈尹默俞平伯等散見在各雜誌，正是不少；現在却發生兩種見解：一種是主張不能不有天然音調的，一種是主張完全散文的，以我個人的觀察，白話的勢力，無論是文是詩，必一天興盛。

一天！

白話文亦重文法，提倡白話文的人，亦很注意這問題；所以坊間關於白話文法的出版物，如國語組織法、白話文做法等不一而足；不過沒有完善的本子，希望不久能有一完善的白話文法出現，爲研究白話文者的標準。在能做文言文的，未有不能做白話文，因爲文法上的構造——用詞——句法——都是一樣的。

總而言之，文言文往往失之晦，不容易索解；白話文又往往失之繁，太嫌囁嚅；但是爲普及教育計，還是提倡白話文，把優美的文言文，留作專門文學家的研究；現在把陶靖節的桃花源記，譯成白話，對照一過，就可以知道兩方面的優劣哩！

### 桃花源記（文言的）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爲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

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家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問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譯成白話的桃花源記

晉朝太原年間，有一個武陵地方的人，做捉魚行業的，依着水潭行路，忘記了路的遠近，忽然碰到一個桃花的樹林，兩岸的幾百步當中，沒有夾雜的樹，香的草很鮮豔好看，落下來的樹葉很雜亂。這漁夫很奇怪，再向着前面走，打算走完這個樹林，樹林既盡，到了水的發源地方，就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個小洞，好像有些亮光，就離去了船，打從洞裏邊進去，起初路很狹小，勉強可通一個人走過，再走幾十步，忽然現出亮光來，地面很平，很空闊，房屋也很好；還有好的田，好的池塘，和桑樹竹頭的一類東西，道路四面都通，雞狗叫的聲音，大家聽見，這小洞中來來去去的種田的和做事的男女女，他們所穿的衣服，都像外面的人一樣，黃頭髮的老老，披下頭髮的小孩，都很快活；一看見這漁夫，都是大奇怪，問他從何處來？漁夫一一的回答了！他們便邀漁夫到家裏，擺上酒席，殺了雞，做吃的東西。這鄉村當中，聽見有這個人，統統來打聽，他們自己說：我們因爲祖宗避秦朝時候的亂，領了妻子和同鄉的人，來到這與外面隔絕的地方，不再出去，因此就與外面隔絕到現在；問現在是什麼時世？竟不曉得漢朝的時代，魏朝晉朝更是不用說了！漁夫就把歷來世變的情形，告訴他們，聽見的人都太息。其餘的人，再請漁夫到他們家裏，拿出酒食來款待他，就攔了好幾天，遂辭別，洞裏的人叫他「不要同外面人講」；既經出來，得到他的船，便把從前經過的路，一處一處的記着。到了郡城，就去

報告太守，太守馬上差人跟他去尋，那知迷失了，不能再得前天所記的路了！南陽地方有個劉子驥，是高尚的讀書人，聽見有這地方，很起勁，要打算去尋，忽然生病死了！後來就沒有想去的人了！

上面的兩篇文章，一篇是文言，一篇是白話，文言不容易懂，白話雖小學生也懂得；因爲白話文是詳細一點，說得清楚，所用的字眼，也是平常說話中常用的，所以叫人懂得。

還有一個標點的問題，也曾由讀音統一會仿照英文標點符號，由教育部通令准行，因爲既用白話文，不能不用新式標點，格外可以把文中的意義，明白地表出。（標點符號見國語文類選）

# 東方民族改造論

著 俊 君 張 潭 湘

「東方病夫」這一個名詞，我們已經受了好久了。你要不承認麼？事實如此，不由你不承認。你想一雪此恥麼？那只有改造民族的辦法。『東方民族改造論』實在是救國的根本辦法。愛國者不可不讀！愛兒女者不可不讀！

定價每冊 大洋六角 (寄費零加)  
全書計二十萬言 現已出版

## 目錄

第一章	歷史的民族之回顧	第二章	東方民族之人口
第三章	人類之天壽	第四章	人類之將來
第五卷	東方民族之弱點	第六章	動植物之改造
第七章	遺傳的疾病	第八章	傳染的疾病
第九章	退化的家族	第十章	遺傳的天才
第十一章	民族改造根本的手段	第十二章	東方民族婚姻論
第十三卷	人類的生存權利	第十四章	大東方民族主義
第十五章	民族改造一般結論		

出版者 國學社出版部

## 代售處

南京金陵神學理事處王治心  
 上海北四川路十三號協和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岳州路二八一號國學社

12# 200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9349B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中國學術源流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外加寄費二分半國外寄費照加一角

編輯者 吳興王治心

校訂者 吳興嚴以政  
嘉興沈嗣莊

印刷所 義利印刷公司  
上海岳州路二八一號

發行處

南京漢西門金陵神學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青年協會  
上海岳州路二八一號義利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協和書局

